

問題與研究

第四卷 第六期

本期要目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呂 律 關素質 施 岳
——座談會紀錄——	孫桂籍 鄒宇光 陳澤普 金一鴻 夏忠茂 朱士熊 周之鳴 魏守嶽 吳俊才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黎 世 芬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關 素 質
蘇俄一九六五年的財經計劃	呂 律
柯錫金北越之行	尹 慶 耀
立法機關的外交權	李 其 泰
戴高樂的霸圖	何 適
共產主義的真面目	鍾義均譯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三月十日出版

目 次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 座 談 會 紀 錄 ——

呂 律
孫 籍
金 鴻
周 鳴
關 素 質
鄒 宇 光
夏 忠 茂
魏 守 嶽
施 岳
陳 澤 普
朱 士 熊
吳 俊 才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蘇俄一九六五年的財經計劃……………

柯錫金北越之行……………

立法機關的外交權……………

戴高樂的霸圖……………

共產主義的真面目……………

美國現行經濟動員體制(下)……………

西德
通訊

今年西歐經濟政策的展望……………

世界之人口……………

蘇俄動態述評……………

① 去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

③ 謝列平訪外蒙。

② 柯錫金訪北越、北韓與匪區。

④ 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編後記……………

編 者

(66)

—— 心…………… (64)

寧 育 豐…………… (61)

徐 有 守…………… (53)

鍾 義 均 譯…………… (49)

何 適…………… (47)

李 其 泰…………… (41)

尹 慶 耀…………… (36)

呂 律…………… (30)

關 素 質…………… (22)

黎 世 芬…………… (17)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本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假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該所會議室，邀集學者專家二十餘人，舉行第十一次學術座談會，討論「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問題。計出席周之鳴、金一鴻、廣祿、施岳、姚孟軒、陳澤普、郭乾輝、鄒宇光、吳俊才、朱士熊、孫桂籍、馮達、魏守嶽、夏忠茂、王啓升、史元慶、尹慶耀、呂律、雷崧生、關素質、朱少先（簽名次序）等，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茲依當日發言先後，將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十一次學術座談會。承蒙各位在百忙中光臨指教，非常感謝。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專題是：「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自從去年黑魯曉夫下台後，緊接着就是共匪原子試爆，直到最近，東南亞局勢日趨緊張，可以說全世界對莫斯科對內對外的政策有沒有變化，都在密切的注視。譬如說，它們為了國內的若干嚴重問題，其對內的統治政策是否有某種程度的修改，來適應新的情況。又如對西方國家，過去的一種和平共存的策略，新政權目前是否仍然維持舊的路線，或有某種程度的變化。另如它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以及民族解放戰爭的態度等等這許多問題，可以說都是我們所關心的。因此今天我們特別請大家來共同研討這許多重大的問題。各位先生對這些問題都有很深刻的研究，請儘量發表寶貴的意見，俾透過我們這一座談會，以及新聞界朋友的合作，使社會能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比較深刻和正確的認識與瞭解。在沒有請各位討論之前，我們先請對蘇俄問題有研究的呂律和關素質兩位先生分別提出有關方面的報告。此外我們還準備了一份提綱，供作各位參考，請各位不必受此提綱的約束，現在就請呂律先生為我們報告。

呂律先生：

兩種 高唱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手法 加緊策動地區性的戰爭

黑魯曉夫戲劇性的被黜下台以後，繼之而起的新政權，其政策路線如何，這不僅是蘇俄全體國民所關心的，也是自由世界和其他共產國家所急欲知道的，尤其是在黑魯曉夫未下台以前與莫斯科分

庭抗禮的共匪更感興趣。

從去年十月十七日開始，蘇俄新政權曾經儘可能的利用它的喉舌——「真理報」和「共產黨人」等報刊，以儘量多的社論和編輯部的文章表達它的政策路線，同時它的黨政領導人也竭盡所能的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發表這個政權對內對外政策的主張和立場。

蘇俄新政權關於政策路線的宣傳，所以會造成「繼續推行黑魯曉夫所規定的政策」或「實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的印象，其原因不外下列各點：

第一、俄共的代言刊物「共產黨人」，在其十月份的社論中指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出。在俄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以及在俄共新綱領中集體制定的俄共總路線，是列寧主義的總路線，這條路線在全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以及在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上的團結和一致而進行的鬥爭中，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動搖的。新的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他不僅在十月十九日歡迎宇宙航行員的大會上說過，而且在十一月二十日烏茲別克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的紀念大會上也說過，俄共及其中央委員會和蘇俄政府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標，是在實現最後幾次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和俄共新綱領所固定下來的總路線方面進行堅持不懈的工作。

第二、布里茲涅夫在去年十月十九日舉行的歡迎宇宙航行員大會上說，俄共認為，在對內政策方面，自己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蘇俄的社會生產力，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提高蘇俄人民的福利，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民主。我們知道，「提高人民福利」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民主」，這兩大施政目標，是同俄共新政權的民族政策、政治主張、經濟政策、文化措施和社會福利的構想是分不開的，所以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十一月六日舉行的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和蘇俄政府領導人柯錫金在十二月六日召開的最高蘇維埃六屆五次大會上，他們重申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全民國家和蘇維埃民主的政治主張，強調經濟、文化的目標在實現「一切爲了人，爲了人的幸福」，這是與他們所標榜的總路線相呼應的。

第三、布里茲涅夫在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以及柯錫金在最高蘇維埃大會上宣布，蘇俄無論過去和現在都執行列寧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也就是說，蘇俄對外政策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列寧主義的原則上；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在防止戰爭，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尊重每一個國家人民自己選擇他們所願意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及自己解決內部發生的問題的權利。布里茲涅夫表示，俄共最後幾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和俄共新綱領所確定下來的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和平條件，是一貫不變的，這就是保證創造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和平條件，加強社會主義各國的一致和團結，加強它們的友誼和所謂兄弟情誼的方針，也就是支持解放革命運動，

全力發展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團結和合作，確立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原則，使人類免受世界戰爭的總方針。「真理報」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對各國人民利益的不可動搖的忠實性」一篇社論中說，俄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俄共新綱領，是創造性的發展蘇俄對外政策主要原則的道路上一塊偉大的里程碑，由此我們不難了解，俄共新政權的對外政策，不論對共黨集團內部，對亞、非、拉丁美洲各國，對北大西洋公約、中央公約和東南亞公約各國，對不結盟國家，對當前重大具有爭執性的國際問題，對寮局、尼馬、剛果、古巴、賽島等問題的主張和立場，將以最近三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俄共新綱領的規定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聲明爲其指導原則，殆已毫無疑義。

但是，這是否就可以說俄共新政權在「繼續推行黑魯曉夫的政略路線」，或者說它在「實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呢？關於這一點，俄共喉舌「真理報」曾經不祇一次的（在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五日）通過社論和編輯的文章間接作了答復，其中「真理報」在十月十七日和十一月十八日的兩篇社論中所作的表示，就可以知道俄共和它的領導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據十月十七日的社論說，俄共中央十月十四日舉行的全會，以新的力量顯示了俄共黨蠶絲般的團結，這是對列寧遺訓不可動搖的忠誠。又據十一月十八日的社論說，去年十月舉行的俄共中央全會，在實現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方面，是一個重要的指路標，這次全會的決議再一次說明俄共中央關心順利的實現黨的總路線，嚴格恪守黨生活的列寧主義準則和集體領導的原則。

經過四個月月的觀察，俄共的新政權不但令西方集團失望，它在玩弄兩面的手法——一面高唱力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另一面却加緊策動地區性的戰爭；更令共匪失望的是，它們之間雖然沒有像黑魯曉夫時代那樣針鋒相對和破口大罵，但是它強調最近三次黨代表大會所決定的路線——包括「反對個人崇拜」、「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的黨」、「全民的國家」——并不比黑魯曉夫有軟弱和讓步的表示。所以，這個政權雖然不

是黑魯曉夫主義借尸還魂的一個政權，但也不是能同各方面合作的一個政權。

關素質先生：

俄共黨內大致有六個集團

派系鬥爭政權仍在動搖中

史達林死後十二年俄共政權之演變，黑魯曉夫兩次運用黨，并獲得軍方支持擊敗史派政敵（一九五三年三月整肅貝利亞特務勢力，一九五七年六月整肅史派馬莫反黑魯曉夫集團），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俄共黨內各集團聯合反黑魯曉夫獲得勝利，結束了黑魯曉夫的統治，俄共黨內大致有六個集團：

（一）軍人集團：要求推行一項有效而負責的防衛政策，并維持其自身的威望與影響力（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曾被列席俄共中央主席團罷黜黑魔會議）。

（二）國家安全系統集團：要求對蘇俄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以維持其至高無上的影響力（罷黜黑魔獲得該集團之支持，特務頭子賽米查斯托尼由候補中委升為中委）。

（三）經濟集權份子：反對因經濟分權而引起行政上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黨對經濟控制的鬆弛，如烏克蘭經濟學家李卜曼提出改進經濟政策之意見，使經濟集權份子感到憤怒。

（四）思想保守份子：（與經濟集權份子接近），深恐「和平共存」，導致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與瓦解。

（五）經濟分權份子：主張放鬆農業集體化，廣泛採用經濟刺激的要素。

（六）思想自由份子：（與經濟分權分子接近）是代表謀求較大的自由，主張揭露過去史達林專政時代的內幕與真相，藉經濟合理達到更高生活水平。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政變以後，俄共新政權曾呼籲二點：①加強黨的領導，②改進黨的領導方法。根據去年十月及十一月「真理報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社論及布里茲涅夫演詞，關於加強黨的領導：①加強黨對經濟和文化部門之領導，②黨為武裝力量及軍事建設之領導力量，③在國民經濟中提高黨的領導作用，④提高黨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和組織作用。關於改進黨的領導方法：①加強集體領導（黨方要求運用多數人的智慧、知識、經驗為黨的領導），史達林死後曾經實行集體領導，維持不久即開始分裂。②反對個人崇拜。③重視革命傳統，培養青年會崇豐功偉績人民，尊重先輩（老布爾雪維克黨員、革命老戰士、建設社會主義元老）。④反官僚主義作風：（重視實是求是的作風，反對以命令式、教訓式、高傲坐在辦公室指示，同一切保守主義、停止不前、鋪張浪費現象作鬥爭，要求黨政組織關心人民生活，嚴格遵守社會主義民主，根除一切破壞法治的現象，發揚羣衆創造性的主動精神等）。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俄共中央全會對反黑魯曉夫工作，最重要的有二項行動：（一）免除黑魔女婿阿德拉佩中委之地位，（二）決定合併工農業黨部，首先說明，原來統一的黨組織，為何要分割為工農業兩個黨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黑魔黨政大改革之建議，當時的目的，為發展蘇俄經濟與黨的新領導形式，其目的在於使黨官更能直接控制生產，削減企業中經理人及各集體農場主席之權力。當時要求改組的背景：①一九六二年農業不景氣（黑魔起用二個黨幹主持農業，以列·尼·葉弗列莫夫升為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第一副主席主管俄羅斯共和國之農業，并升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另一名波里亞柯夫升為俄共中央書記，主管俄共中央農業局主席），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真理報」社論，指責「黨組織的腐敗」，引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改組（當時主席團委員波特哥爾尼、沃羅諾夫等均支持黑魔改組，且經過中央全會通過），③當時黑魔將俄共中央書記增到十三名，俄共中央成立六個局，并由特務頭子謝列平担任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等措施，主要是對付主席團中的反對派。

黨組織分為工農業兩個系統後弊端百出：①使各省各邊區黨部資深的第一書記權力被削減，尤其有一部份黨的積極份子過去對黨有功勳（勞動英雄、蘇聯英雄、會參加德蘇戰爭的黨幹）之職業黨

幹權力被削減(此批黨幹成爲去年十月十四日反黑份子之一部份)。
①各省形成「兩個政權」的無政府狀態，將原來黨的統一體制破壞了。
②國民經濟委員會(因一個新經濟區包括五省至六省範圍)反而在省黨部之上，必然引起省黨部與國民經濟委員會之間的衝突。
③黨組織按生產原則的劃分，自然引起黨與蘇維埃、工會、共青團，及經濟等機構之間責權，功能不分，黨部反而成爲經濟事務機構。
④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報」社論以「忠於列寧的組織原則」爲題稱：「黨有複雜性的任務，它要領導工業、農業、教育、文化和幹部等活動，黨的統一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指責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改組事前沒有做到應有的準備，沒有考慮一切後果，不應在倉皇氣氛下實施，現在實際生活證明此種改組不合時宜」。

繼續整肅黑魯曉夫派之親信：①宣傳機構已免除真理報總主編沙秋可夫及廣播與電視委員會主席赫拉莫夫(此二黨幹爲黑魔之智囊)。
②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葉弗列莫夫降爲斯塔夫洛波爾邊區黨部第一書記，俄共中央書記波爾雅可夫(主管俄共中央農業局)被免職。
③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尤蘇波夫、及第二書記索洛門車夫被免職。
④烏克蘭黨中央書記依瓦辛柯被免職。
⑤據二月四日路透社電稱：蘇俄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李盛科已被免職，同時蘇俄科學院院長卡爾迪什在年會上指責李盛科派之院士及教授對生物學研究武斷，有礙生物學之發展，并譴責李盛科於一九四八年以行政手段整肅一部份生物學家，表面似爲生物學術之爭，實爲俄共黨內派系之爭。

對罷黜黑魔有功之黨幹獲得提升：八名候補中委升爲中委，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謝列平升爲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立斯托，由主席團候補委員升爲委員、原任俄共中央書記主管化學工業之達朱契夫升爲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代表莫斯科黨的勢力)。

俄共中央主席團較有權力的委員特點分析。主席團現有委員十一名、候補委員六名，其中六名較有勢力：

(一)新任主席團委員謝列平，現年四十七歲，一九四〇年入黨，兼職最多(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書記、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黨

政監察委員會主席)，彼之優點有五：①年輕，②掌握三個力量(共青團、特務、黨政監察委員會)，去年政變後彼已成爲黨、特工、軍人主要政治監察人，③彼與史達林無深刻關係，且與黑魯曉夫亦不甚接近，④幹練而不露鋒芒，⑤彼與布里茲涅夫及柯錫金之關係，與柯錫金保持淡然同盟，目的在於使布魯黨的地位脆弱。

(二)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政治地位脆弱，因他在主席團中之政敵是謝列平，布魯在集體領導中僅享有較小的實權或尊重而已，毫無疑問，他將試圖取得黑魯曉夫時代的第三個重要權力(俄共中央俄羅斯局主席之地位)，布魯在其發言中提出加強黨對經濟、文化、及軍人之領導作用，是運用其第一書記黨的領導地位，加強其權力。

(三)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現年六十一歲，列寧格勒黨幹出身，其特點：①對財經及紡織工業有多年技術與行政經驗，一九六〇年起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過去黑魔出國，蘇俄部長會議主席一職由彼代理。②在史達林時代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曾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六〇年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③彼雖缺乏黨的權力基礎，但目前能獲得謝列平之支持。

(四)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波特哥爾尼，現年六十二歲，彼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升爲俄共中央書記，代替科茲洛夫書記主管人事與組織，黑魔運用波特哥爾尼對付科茲洛夫之反對，波魯之特點：①曾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六年，有黨的權力基礎，②彼與軍方有良好關係，③去年罷黜黑魔政變中彼爲最有實力的幕後人物之一，④去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決定合併工業黨部，由彼負責辦理，并負責籌劃本年三月間各共和國蘇維埃選舉，由於主管人事有安插私人之機會。

(五)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斯洛夫現年六十三歲，他的優點：他是俄共理論權威，爲俄共中央最老之書記，代表黨內思想保守份子，他是反黑魯曉夫之首領。

(六)米高揚現年七十歲，他名義上是元首，因年老及健康不佳，在黨內缺乏權力基礎，他在新政權中之影響力走下坡，他的缺點，他與史達林及黑魯曉夫有過較深的關係，結果均叛變了他們，對

兼職最多（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書記、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黨

貿易及外交仍有影響力。

黑虜統治約十二年，自由化政策對俄共政權有很大影響，亦為黑魯曉夫主義之特點，俄共政權已由老一代逐漸轉移到年輕一代（如現年四八歲之波里斯基，四七歲之謝列平及達米契夫），布柯二會的新政權只不過是過渡而已，目前俄共中央主席團仍然受黨內派系集團的影響與壓力，魔宮繼續權力鬥爭，有礙對內對外政策之執行，俄共新政權仍在不安定中。

施岳先生：

新政權係一無舵手之舟

政策隨時有更改之可能

在討論俄共新政權之政策前，對於此一政權之本質，似有研究之必要。

推翻黑魯曉夫這一鬧劇，被名之為「宮廷政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所有發動、計劃與參加此一陰謀者，均係人數不多之俄共最高領導階層，他們十多年來全力為黑魯曉夫打天下，發動與展開反史之鞭屍運動，整肅「反黨集團」份子等，由於對黑魯曉夫之效忠，致獲得逾格提拔，始有今天之地位。他們由於利害關係與權力之爭，一致起來（當然其中有主動與被主動之別）進行這一次政變，因事前部署相當週密，故得以成功。

新政權與舊政權，就其最高領導階層之人事安排看，除黑魯曉夫被打倒與波利雅可夫被排擠外，可以說是仍為原班人馬（內中僅布里茲涅夫升任第一書記，謝列斯托由主席團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謝列平由書記處書記一躍而為主席團正式委員，達朱契夫由書記處書記升為主席團候補委員），似乎兩個政權并無多大分別，此種看法，就大錯特錯了。

新政權係集體領導制，實有別於舊政權之個人崇拜制。在俄共竊據政權後，此為第三次集體領導（列寧逝世後為第一次，史達林逝世後為第二次），也可以說是最徹底一次之集體領導，自由俄聯稱之為「三巨頭」或「四巨頭」之集體領導，我個人看法是，其中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他與史達林及黑魯曉夫有過較深的關係，結果均叛變了他們，對

每一成員背後都有一部分支持力量，他們既有或多或少之分量與發言權，并且大多數還有問鼎中原之野心。職是之故，俄羅斯聯邦局主席人選遲遲不能推出，部長會議之改組，亦祇聽得樓梯響，却未見人下樓。

在共黨體制內，個人崇拜為常，集體領導屬變，此一屬於變局之新政權，實係一無舵手之舟，或一祇有董事會而無董事長之公司，在一國三公之情況下，航線雖有，營業方針雖定，但因內部力量之不斷消長，隨時均有修正與改絃更張之可能。

這是在討論俄共新政權政策時，值得提請特別注意之一點。

關於俄共新政權目前之新政策問題，首先來談談其所謂總路線。布里茲涅夫於去年十月十九日在歡迎太空人大會致詞中表示，「俄共第廿次、第廿一次、第廿二次大會所製定之俄共總路線，無論過去、現在與將來，此一路線始終為俄共及蘇維埃國家整個對內對外唯一之政策，不可動之路線（一九六四年十月廿日「真理報」）。

現在試問三次大會所製定之總路線究竟是什麼？概括起來說，此一總路線為在和平共存條件下儘速完成共產主義建設。

接着我們分為內政與外交兩部份來談談一般政策，先由內政方面談起。

俄共中央曾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全體會議時有一項重要之決定，即將黨的原已分為工農二獨立之各級組織再行統一起來。十一月十八日「真理報」，標題為「對列寧組織原則之忠實」一篇社論代表新貴們表示意見說，「俄共中央全會之改變地方黨組織的決議，是針對對生活，是針對共黨建設之利益而通過的」，并強調「組織形式之完成，黨可以再行提高其社會生活各範疇之領導與指揮地位」。十二月間，各加盟共和國及其所屬各省、邊區等，分別舉行會議，商討改組之具體步驟。

其次，新貴們對其人民生活之改善，已提若干遠期支票。布里茲涅夫於去年「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致詞中強調，「黨與政府依靠物質生產成就，採取措施來提高人民之福利與文化」；「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這一口號是我們黨行動之準則，

我們要一貫地遵循此準則（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真理報」）。柯錫金對提高與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更表示關切，他於去年十二月九日所舉行之最高蘇維埃大會所提出的報告中，有關發展蘇俄國民經濟計劃五年草案之要點為：

一、規定大量擴大農產日用品之生產；

二、計劃使日用品生產之增長速度，與生產資料生產之增長速度相接近；

三、規定極力提高人民之實際收入，一九六五年將較一九六四年增加百分之七點三（以上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之「消息報」）。

截至現在為止，部份諾言已經兌現，俄羅斯、烏克蘭與愛沙尼亞三加盟共和國於去年十一月間先後發佈命令：「決定取消對集體農民、工人與職員之私有園地及私養家畜家禽之限制，并要求集體農場、地方黨政組織必須從旁幫助私人經營副業」。

農業為蘇俄經濟中最弱之一環，柯錫金在最高蘇維埃大會所提出之報告中被迫承認「最近幾年所決定之農業經濟計劃并未達成」，并同时指出「要克服一切農業上之落後現象，還須若干年時間」。可是他將一切責任推到黑魯曉夫身上，表示「最近幾年在領導農業方面，犯了嚴重錯誤」，「……給予技術、耕地面積、牲畜飼養以及其他農業經濟問題等不負責任之命令與指示」（全上）。

如何改善農業經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真理報」上題名為「共產主義建設者之偉大旗幟」一文中，曾有「農業經濟須高度發展，且須有高度產量」之原則提示，并指出提高農業經濟之方法係「全面技術化與徹底強化」。在此同一篇文章中，對於一般經濟問題，亦提出下列重點要求：「在經營與計劃中應該嚴格以科學為根據」，「讓各企業能作更大之獨立經濟活動」。

有關新政權總的經濟政策，十一月十一日「真理報」題名為「遵循列寧之方針」的一篇社論中曾提出解答。這篇社論表示：「蘇俄共產黨之經濟政策，係由第廿次、第廿一次與第廿二次大會製訂的，并在俄共新綱領中作出之總路線決定的。這個政策之目的，在於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工業，特別是其最進步之部門，國民經濟之

電氣化與化學化，加速發展農業，擴大消費品生產，提高人民福利，改善對居民各方面之服務」。

現在轉到新政權之外交政策方面，我們分爲對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部份來談，首先談對民主國家。

布里茲涅夫於去年「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致詞中，談到對外關係時，仍重彈「和平共存」之老調，不過提出所謂支援解放革命運動，故字裏行間可看出其對低度開發地區，今後滲透與顛覆活動之加強。他說「在我們黨的最後幾次代表大會之決議及其綱領所確定之蘇俄對外政策總方針，是一貫的與始終不變的，這是保證創造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和平條件，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一致與團結，加強他們之友好與兄弟情誼之方針。這是支持解放革命運動，全力發展同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獨立國家之團結與合作，確立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原則，使人類免受世界戰爭之總方針」。

在布里茲涅夫發表上項演說之前後，十一月一日，「真理報」編輯部，就俄共新綱領三週年發表論文一篇；另十一月十三日，「真理報」再以「人民利益之不可動搖的忠實性」爲題發表社論，以上論文與社論，均高唱不同社會制度和和平共存之濫調。

柯錫金接着於最高蘇維埃大會所提之報告中，有關對外政策方面，係對布里茲涅夫意見之補充，并提出下列具體要點：

一、爭取全面澈底裁軍之同時，採取一些至少能够制止軍備競賽之措施。

二、銷毀各國所擁有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內。

三、減少五億盧布軍費，希望美國採同一步驟。

四、鞏固歐洲安全，并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德國問題之協議。

五、反對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多邊核子武力。

配合其對外政策，蘇俄對民主國家之外交已全面展開，俄共主席團委員與候補委員均紛紛出國訪問，例如米高揚之訪問芬蘭（去年十二月廿一—廿三日），波特哥爾尼之訪問土耳其（本年元月四日—十四日），謝列平之訪問阿聯（去年十二月十九—廿九日）與拉希多夫之訪問馬利（本年元月中旬）。前二項訪問，外表上看来

為睦鄰，而後二項訪問，確為對非洲加緊部署滲透工作。

其次談到對共產國家之政策。

布里茲涅夫於去年「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之演詞中表示，「蘇俄共產黨與政府，認為其神聖職責，是盡一切必需之努力，來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在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可靠的基礎上團結」，並堅持國際共產黨會議之召開，他說，「我們覺得不能找到比召開會議更好的加強共產主義運動與團結之方法。在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之團結，共產黨人同志在爭取達到他們偉大目標的鬥爭中之團結，應當成為召開這樣會議之目的與主要口號。蘇俄共產黨將盡其力所能及之努力，以便取得這樣之團結」。

俄共根據上項方針，曾作多方面之努力。不僅於本年元月十九日揭幕於廿日閉幕之華沙政治協商委員會及同月廿八—二月二日舉行之經濟互助委員會，作有關國際共產黨會議之說服工作，並派遣主席團人員分訪各共產國家，例如布里茲涅夫之訪問匈牙利（本年元月廿九—卅一日），謝列平之訪問外蒙（本年二月初），柯錫金之訪問北越（本年二月六日—十日）等。

俄共新政權幻想恢復史達林時期「一統」之歷史，已絕無可能，原為鼎足三分之共產世界（俄共、中共、南共），現已再行分裂為六個中心（莫斯科、北平、伯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羅馬與哈瓦那），國際共產黨會議縱能舉行，亦無補於其繼續分裂。

孫桂籍先生：

對外持續實行世界共黨運動

塑造以俄為中心的世界霸權

剛才廣先生的幾句話，真正的代表了我們研究所研究問題的沉重心情和嚴肅態度。對我個人來說是一種鼓勵，也說明了我們平常對問題研究的審慎。施、關、呂三位先生的講話，提供了不少解答問題的資料。現在，我這一段講話準備調換一個角度。在諸位專家

面前不敢說行話，祇用我自己的坦率的、通俗的語言，把我今天所要說的話提出來請教。

首先，我要向各位解剖一條來自毛共集團的報導。近年來毛共與俄共之間的表面化的衝突、分歧和互相攻擊，使研究共產集團的動向和問題的學人們，獲得了比以往時期更多的資料。今天談蘇俄新政權的政策路線，我們檢閱一下，毛共今天對克里姆林宮新會們的反應，在許多方面針對我們所要解答的問題，可資以澄清視野。這樣的資料很多，我今天祇想引證一條。在本年一月廿二日的「大公報」上以第一版的首條要聞地位，報導了毛共「人民日報」在廿一日刊載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機關報編輯部的一月六日一篇文章的電訊摘要。這一篇報導對俄共新政權的看法：第一，俄共新政權（原文是蘇聯目前的修正主義領導）目前的處境非常困難，內部有經濟危機，同時由於黑魯曉夫在台時，有數十萬的黨政幹部被清除而造成的政治不安與不滿的情緒。對外仍然繼續在走向西方屈服投降的政策（原文是同美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反動勢力的靠攏和結盟）。使蘇俄威信掃地的情勢不能扭轉。並且在嚴重的影響着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第二，蘇俄新政權仍在頑固地遵順着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第三，在修正主義集團中，引起而且存在着嚴重的缺口，出現了要同蘇俄疏遠、爭取較大的獨立性和能更自由地靠攏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趨勢，這不僅嚴重地損害了蘇俄的地位，而且還造成了新的經濟困難。第四，（這一點非常重要）蘇俄新政權正經歷着一個過渡時期，要尋找出路和確定新的策略，以（一）企圖避免和毛共集團的鬥爭和打擊，（二）企圖使修正主義的路線固定不變，（三）圖使其修正主義集團內部的伙伴們即使不是保持在過去那樣的在莫斯科的直接領導之下，至少也不讓這些伙伴越過蘇俄領導行事而執行獨立於蘇俄領導的政策。第五，「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同修正主義者的關係一直非常活躍，被他們施加着多方面的壓力，迫使蘇俄作出新的讓步和向「帝國主義」靠攏。「大公報」刊登的這段新聞標題是「蘇新領導裝『沉默』·革命人民應警惕·蘇聯新領導圖穩陣腳·向馬列主義（指毛共集團）大進攻·同帝國主義勾搭一直未斷」。以上是一「阿共」對莫斯科新政權的處境危機以

及政策路線的看法，在今天阿共的看法也就是毛共的看法。其中當然有許多假話，但是也並不是全無真話。假如這當中有或多或少的真情實話，用來印證方才呂、施、關等各位先生分析的資料，我們首先可資以澄清問題的視野。

什麼是蘇俄對外政策？蘇俄對外政策的目的是什麼？要答覆這個問題，我願引證布里茲涅夫在蘇俄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時講的幾句話，他說「蘇聯共產黨，把蘇聯共產主義的建設作為他國際義務，看作為全世界鬥爭的組成部份，這是蘇聯對外政策一貫的、不變的實質部份。」他這幾句話用我們的言語來翻譯即是：蘇聯共產黨要以自己對共產主義的構想，持續搞世界共黨運動，來塑造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的世界霸權，不斷的對外擴張。什麼是蘇俄對外政策總方針和特點？布里茲涅夫曾說「蘇聯共產黨的最後幾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他的綱領所確定的蘇聯對外政策的總方針是一貫的、始終不變的。這是保證創造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和平條件。」這些話以它的行動、實際情況和言語所代表的概念是什麼？就是說當蘇俄在劣勢的條件下，首要之圖是避免被戰爭先把蘇俄打垮或拖垮。這就是所謂保障和平條件。同時蘇聯的軍事實力當然也是他遂行對外政策的主要工具與手段之一。一方面它作軍備競賽，確保它自己的實力地位；另一方面，它今天所謂確保和平條件就是執行傳統的、一貫的四十幾年來的戰略「境外作戰」，絕不讓衝突、鬥爭尤其是暴力鬥爭或戰爭形式的鬥爭燒到它自己身上。以上就是我對蘇俄對外政策總方針的解釋。蘇俄對外政策，早就把世界分為三個領域。第一、是社會主義陣營，現在這個陣營是分裂了；其次，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開發中地區。第三、是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它所指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工業先進國家。今天，它看的很清楚，對於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是目前急須解決的問題，但是解決不了。東歐附庸國的離心力，中共的反目以及自由世界各國共產黨對它的分離。它都沒有辦法應付。但是却必須解決，這也就是蘇俄新貴們必須要首先做到的事情。對於社會主義陣營，蘇俄到今天可以看出在他們所有言論當中，還是在執行它一貫作法。我有一個報告曾經提出過，題目是所謂「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中說

，蘇俄以它自己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對它所有的社會主義集團個別份子的親疏關係。在黨的領導上，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政治的領導上，講「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今天在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的所有言論裏，還是把這雙重準則並用。此外，對西方繼續執行和平共存的路線，那是毫無疑問的。今天歐洲形勢的發展，以多邊核子武力計劃及西德各國反共實力地位的增長等為契機。蘇俄從西方所感受的壓力急劇增加了。綜合這些情況，配合美國世界戰略的運用，迫使蘇俄必須走和平共存路線。而美國是不是在妥協呢？是在妥協。在那一點上妥協？主要還是避免觸發全面熱戰。對於原子武器擴散問題，今天亦還要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在毛共舉行核試之後，蘇俄亦深感面臨的最嚴重挑戰。美國在考驗它，毛共也在考驗它。除此之外，它最近在聯合國大會提出的兩個備忘錄，還是一貫地在設法要瓦解自由世界以美國為中心的環球反共基地。裁軍還是個老問題，少有新的進展。當前俄共對外政策與措施的一項特殊點，是蘇俄新政權正在加緊對亞非、拉丁美洲等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鬥爭」。不僅在言論上加緊叫囂，而且在行動上也加緊了。其企圖（一）想要把握住這一點，雖然不能完全扭轉與共匪的基本關係，但是在這一點上至少可以希望與毛共建立局部協議，顯然與黑魯曉夫做法不儘相同。所以柯錫金連串跑北平、北越、北韓。柯錫金與北越胡志明的聯合聲明就是明證。並希望與毛共至少表面上建立某種協調，在雙方姿態上暫時相安無事，以求穩住陣腳。（二）在戰略上（這一點非常重要）美國今天是報復政策，共匪所採取的是人海戰術，蘇俄在它的有限力量之下不能和美國及自由世界整個力量相抗衡，所以它採取越點的大躍進，如其進出印度與印尼的做法，都是明例。一面在戰略上鞏固它自己進退自如地位，同時擺出態勢，在亞非、拉丁美洲最動亂地區鞏固它自己影響力，免得被共匪罵它也是「紙老虎」，罵它出賣亞非、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今年一月三日真理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它一方面強調要與西方和平共處，但是又強調「民族解放戰爭」及社會主義陣營鞏固的重要性。其次，聲言要在「一九六五年內成為最終的消滅「殖民地體系」的一年。這句話不知它代表什麼意思。另外它還說要在發展同各社會主義

國家之間合作的道路上作出新的步驟。共產三月的會議，以及最近蘇俄新會們一連串的國外訪問都表明它在動。它的行動後果是什麼？實際上會取得什麼成就？進一步會採取什麼新的步驟？都是以什麼的話。眼前僅能執行它們之間的一個約定行動，這就是蘇俄重申樂於實踐「蘇聯共產黨經常的定期的向兄弟的政黨，報導自己對政策的行動和即將採取的措施」。今天蘇俄新政權上台表示要實踐這句話，但對中共究竟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我們不知道。據情理推測，當然有真亦有假，因為它們之間的裂縫，在某幾方面將愈來愈大，已無彌補。

郝宇光先生：

在「和平共存」的偽裝下

遂行其陰險的侵略野心

茲就今天座談會討論綱要的第三項，蘇俄新政權對外政策方面，發表淺見如下：

一、談到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乎有引述俄共的戰略與策略的理論底必要，列寧認為從蘇聯的十月政變奪取政權起，一直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為止，是一個「整個歷史時代」的大會戰，在這個大會戰中，階級鬥爭是永不停止的，不過可以劃分為若干階段，一個階段鬥爭完畢，緊接着次一階段的鬥爭，而在每一個階段中，有它的戰略和策略，各有其鬥爭形式，中心任務和口號。

蘇俄新政權心目中的現階段是「總路線」的階段，尤以對內政策方面為然，對外政策方面則被稱為是「和平共存」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戰略也就是「和平共存」，照俄共的術語說，是謀求和平的鞏固及各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存上，找出最適於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生存的條件，明白地說，也就是鞏固蘇聯的威信和維護蘇聯國家的利益，也就是這個戰略最高目標。

二、策略是戰略的具體化，必須適應戰略目標，順應客觀和環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境的需要，狀況判斷，也就是所謂革命情勢的高潮和低潮，而決定鬥爭方法、中心任務和口號。所謂高潮，就是指共產陣營力量強大，所領導的羣眾政治覺悟程度高昂，威望強烈而對敵人的憎恨憤怨情緒增長。相反的，就是所謂革命低潮的時候。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對於策略的內容——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有密切的關係。高潮時期其組織的形式是公開的擴大的，其鬥爭方式是猛烈無情的，左傾的；反之低潮時期則採取秘密的，隱匿的組織形態和溫和、偽善、妥協、防禦性而右傾的鬥爭方式，古巴事件中俄帝的撤退，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蘇聯運用的策略繁複多端，一般係以思想鬥爭的策略為中心，有政治鬥爭策略，經濟鬥爭策略，武裝鬥爭……等策略，對外政策則不過是各種策略中的一種，由於這些策略的交錯運用產生了對外經濟、政策、文化、交流、軍援、石油攻勢等具體行動，同時視各地區的狀況不同，而有各種程度的運用。

三、蘇俄對外政策與外交政策兩者內涵不同，性質有異，前者範圍廣泛，項目繁多，分析言之，包括共產國際運動問題，國際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對各附庸國家的黨政經濟文化關係問題，自然也包括外交政策在內，相反的，外交政策則不過是對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一種傳統的、合法的、形式上的宣傳的工具，換而言之，蘇聯在外交上不能完成的任務，可以經由共產國際組織、國際工團、青運、婦運……等外圍團體而完成或代替掩護、或加強而有互為輔佐，交互運用、制衡及表裏一致之利，但是自由民主國家，却不具備這個優點，這是蘇聯對外政策一大特點，也就是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自由世界，對於俄共侵略、滲透和各種攻勢，處處難於招架、捉襟見肘的最大原因。

四、俄共觀念中內政與外交並不是孤立的，亦從不以內政與外交而劃分，而認為內政是外交的基礎，外交是內政的表現。蘇聯新政權雖在和平革命中產生，目前仍處於荏弱的集體領導的形態下，徐圖穩定，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採取比較自由化的新路線，意圖安撫民心，恢復共黨的聲望。和平共存的政策，目前尚無若何改變的徵象，但是並不是說蘇聯的對外政策絕無何變更，相反的其執

行的技術，方法上仍將視情況的需要而作必要的變更，或更加強調或加以調整，這是可以斷言的。

五、和平共存的對外政策，仍將為新政權繼續推行的政策，其理由為：①在「和平共存」的標榜下，可以偽裝和掩護俄帝各種陰險的侵略野心與陰謀。②「和平共存」是一種戰略，也是一種策略，具有充分的靈活性，可以作和平的鬥爭，也可以從事武裝的鬥爭或互相轉變平行運用，或作多極化的對外活動。③和平共存就是和平競賽，先天上具有捍衛蘇聯的價值，而同時又符合趕上和超過自由世界的目標。④和平共存可以擴大自由世界國家間的矛盾、歧見、厭戰心理，解除精神武裝，消除美國的軍事優勢，癱瘓報復政策，不戰而屈人之兵。⑤環繞「和平共存」此一戰略，蘇聯將繼續發動全面裁軍，銷毀核子武器，擴大中立地帶，中立德國，反帝鬥爭，支援民族解放運動，呼籲禁運……等，一連串之陰謀活動。

六、俄帝執行其對外政策的工具很多，但主要的是，思想宣戰，和經濟力量。在俄帝心目中堅信「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遠較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優越」，黑魔前此公開有言：「……我們將再一次令共產主義的敵人相信，威脅他們的，並不是我們的武器，而是我們即將趕上並超過他們的經濟力量」。七年計劃是蘇聯直接向自由世界經濟挑戰的一個龐大的攻勢計劃，如以正在繼續進行的蘇聯石油攻勢言，一九六一年對外輸出油類為二億至三億桶，售價較較世界市場低百分之十至二十，但一九六五年計劃中將增至三億六千五百萬桶。為了配合對外經濟攻勢，一九六五年俄商船隊將增加為一九六〇年的兩倍，一九七〇年將增加三倍，一九八〇年將增至五、六倍，達到二千萬噸至二千七百萬噸，而成為世界最龐大的船隊，這一事例說明：①蘇聯此一對外經濟政策的計劃與執行，始於黑魔失勢之前，新政權殊無因人而廢，作急劇更張之必要，仍將繼續推行。②蘇聯今後將全力貫注於對外經濟援助及商務貿易，及文化以及科學技術之援助。至於軍事威力之運用非至最後關頭或必須履行共同的義務時，不會輕易運用。③但對亞非及拉丁美洲各地區，蘇聯仍將在不危害本身安全原則下，進行軍援，以遂其滲透侵略之陰謀。

陳澤普先生：

俄共布柯新政權的政策 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繼續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蘇俄新政權的政策問題。我覺得對於政策問題一定有它的歷史的某些必然性和社會心理方面的某些客觀性有關。因此我認為分析蘇俄新政權的政策，首先在方法上要用歷史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去分析。即是說一個政權的政策，其形成一定有某些必然性可尋。通常在人事方面固然由於權力的鬥爭，而造成互相的變動，譬如剛才有位先生說：當前蘇俄的新政權是過渡的，或許以後仍然會有人事上的調動。但是，在政策方面它一定是一個歷史的因素在內，也就是有一個可尋的必然性在內。另一方面從政策的本身而言，也一定有客觀性在內。這就是說政策不是僅僅由一兩個人所能形成的，它一定是有某些社會心理的基礎的。因此，我覺得分析蘇俄新政權的政策，我們應該用歷史的觀點和社會心理的眼光，找出其政策的必然性，然後我們對研究的結果才會更有信心。

基於上述的分析方法，首先使我感覺到我們討論當前蘇俄新政權的政策時，決不能認為現在的布、柯集團，是在開始的一個新時代，我們祇能說它是黑魯曉夫時代的繼續。假若說蘇俄是有一個新的時代的話，那應該從一九五六年俄共第二十次大會，反史達林運動的時候開始。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承認蘇俄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的話，也並不是由現在開始的，而是從第二十次大會開始的。俄共二十次大會非但是蘇俄在歷史上的一個大關鍵，而且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方向上的一個大改變，這改變用毛共的術語說，就是「現代的修正主義道路」。俄共新政權的政策，基本上祇能視為是第二十次大會後的繼續，說明白些，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繼續。這應該是我們分析蘇俄新政權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根據。

如果說蘇俄的新政權現在正在尋求一個新的政策。這種尋求當

然是需要的。但我認為這種新政策的尋求至少也要在三月一日召開世界共黨會議籌備會或世界共黨大會以後，再遠一點推測的話，或要等在俄共召開第二十三次黨大會以後才能具體化。現在的新政權，還是要繼續執行過去三次俄共大會所決議的總路線。我覺得這就是它在歷史上的一項必然性的因素。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

其次，我就討論題綱上的政治主張和經濟政策方面，提出一點個人粗淺的意見。在題綱內的政治主張一項裏，有所謂「全民國家」的一項，關於這個問題在黑魯曉夫時代，不僅是俄共和中共在理論上爭論的一大問題，同時也是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上爭執最烈的問題。對於這個「全民國家」的爭論，據毛共在「九評」俄共的信裏曾批駁說：蘇俄現在雖然是社會主義，但是它還是有階級的，它更指出蘇共提出「全民國家」顯然是違背馬列主義的，根據共匪的解釋，馬列共產主義實現以前，一切的國家都是階級的，等到共產主義實現，階級沒有了，國家也就消亡了。所以根據馬列理論，人類的歷史上根本沒有什麼「全民的國家」，這是毛共的說法。

但俄共却說「全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自然發展，是在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經階段。根據這個理論，蘇俄現在是「全民國家」是沒有階級的國家，但據毛共的說法，俄國現在是有階級存在的。他們在「九評」裏曾經舉出許多例子，如像特權階層的許多骯髒的事情。但毛共所舉的那些階級實例未免有些笑話，他們把那些投機倒把、流氓、懶漢、和盜竊國庫的人，也算做是階級，這有些近於胡鬧。

究竟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矛盾呢？毛匪在九九五七年，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曾經說過是有的。他把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分為兩類：所謂敵對性的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毛匪舉出了許多的階級矛盾，但只有一種階級矛盾，也就是今天共黨國家的真正的根本的階級矛盾却沒有敢說出來，那就是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由經濟形成的。根據傑姆斯·柏恩罕（James Burnham）所說：現在歷史的發展很奇怪，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都產生了這樣一種階級，即經理國家、社會財產的階級。現在經濟的發展，形成

了這樣一種情形，即資本的所有權和運用權分了家，在社會主義國家資本的所有權是以公有的法權形式屬於社會，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所有權，則以私有的法權形式分散於社會（如股份公司）。但，他們的所有權和運用權都是距離得很遠。兩個社會的資本運用權都是屬於一批經理人員，這些經理人員形成一個經濟利益相同的階級，這個階級的意識表現就是國家政策的社會的心理基礎。假如說蘇俄今天是有階級存在的話，那就應該是指這批經理人員的階級。這個階級今天已經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形成。這個階級除了一方面有管理經濟的專門技術而外，還具有共產黨的黨籍，所以本質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就是共產黨的經理人員階級和人民大眾。用馬克思的話，也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舉出了人類歷史的幾種階級是古代的奴隸主與奴隸，封建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近代的資本家與工人；我覺得現要加上一種新的階級，那就是現代的共產黨與人民。分析蘇俄新政權的對內對外政策，只有立足在這個觀點上方能看出它的本質。

金一鴻先生：

俄對內外政策的改變

由於內外兩因素的反應

今天本人能够參加貴所舉行的第十一次學術座談會，感到非常榮幸。

本人對於大陸問題比較注意一些，至於有關蘇俄方面的問題，可說是個門外漢。雖然年來經常地拜讀貴所出版的「問題與研究」月刊，以及由於最近主編「今日大陸」半月刊等關係，看過不少有關這方面評論的文章，但瞭解的水平仍是很低的。今天前來參加座談會，原意在聆聽各位專家、學者的高見，不想說話。現在既承主席指定發言，祇好將我一點不成熟的淺見提出向各位請教！

關於「蘇俄新政權對內外政策」問題，牽涉範圍很廣，恐怕不是短時間所能說明。本人祇想就蘇俄新政權對內外政策何以有

很大角度的轉變的原因何在，提出一種看法。

中共曾經對蘇俄新政權的對內對外政策作過批評，即所謂「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蘇共黨的首領布里茲涅夫於去年十一月間在歡迎太空人大會上表示，目前蘇俄的對內對外政策總方針，是蘇共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三次大會的決議。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現在蘇俄的對內對外政策，與史達林時代的政策，有很大的距離。主要的有這樣幾點：(一)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已由「非和平過渡」進到「和平過渡」了。(二)與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國的政策，採取「和平共處」與「經濟競賽」的策略。(三)黨的領導方式，反對個人崇拜，主張集體領導制。(四)對附庸國家的控制，已稱為兄弟黨或兄弟國家，而且可以個別型態發展，不必遵從蘇俄翻版。(五)放緩對蘇俄人民的剝削，注重蘇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改變蘇俄對內對外政策的原因何在？依照我的看法，不外兩個原因：即是內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從內在的因素來看，儘管我們反共抗俄，但蘇共在俄國建國四十餘年來，它在物質方面的發展，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因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偏激的思想，共黨結構是個獨裁組織，共產黨人的性格與行動是屬於殘酷、任性的一類，這種綜合的素質，在一種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是很難立足的。例如一九一七年蘇共之在蘇俄取得政權，一九四九年中共之攫奪大陸，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羅之在古巴得勢，因為那些地方都不是物質文明智開通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至於捷克、東德等國家之被關進鐵幕，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與原有社會型態本身變革無關。所以，今後蘇俄如果工業愈發達，教育愈普及，人民生活水平愈提高，那末，蘇共的那種舊式控制方法，非變質不可。它之所以在黨內提倡集體領導制，允許附庸國家個別型態發展，注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乃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策略。

從外在的因素來看，核子僵局是個重點。因為核子武器毀滅性的可怕，誰也不想從事大戰。如果蘇俄依照以往方法，到處侵略，碰上美國戰爭邊緣政策，結果祇有大戰，這是蘇俄所不願的。於是它對美國政策，是「和平共處」、「經濟競賽」，連「歷史法則」

的過渡，也避免談「非和平過渡」了。由於這兩個因素的交替反應，於是蘇俄的對內對外政策，不得不變了。

夏忠茂先生：

設法挽救經濟困難

鞏固集團領導問題

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發表的高見，甚為欽佩。我認為目前最使蘇俄新政權困擾的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剛才孫先生提到的，阿共最近發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所謂蘇俄經濟困難的問題。

蘇俄遭遇的經濟困難，顯然是一件事實，同時我相信這也是蘇俄今後在解決面臨許多難題中最大的課題。我們知道從一九六〇年開始，也就是蘇俄邁入新的七年計劃之後，它的經濟成長率是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低落，像這種面臨的危機它們必然是要設法挽救的。

在一九六二年，有一個李柏曼教授就會對經濟提出一個新的觀點，他當時指出今後要求經濟繼續發展，必須要有利潤的觀點，但是，當時他遭到很多人的反對。過了幾個月之後，黑魯曉夫在常會裏，也認為并無建立一個新的觀點的必要。不過，到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以後，李柏曼教授又重新提出他的主張，這一次有科學院院士特洛比茲尼科夫等人，替他補充了許多意見，綜合他們的建議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六點：(一)應停止經濟機關首長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要特別加強企業首長的權力。(二)應以利潤作為企業生產成績的指標，勿以生產量作為一個企業成績的指標。(三)工業品的出售價格應當注意市場因素，勿受國家硬性規定的限制。(四)企業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都應計算利息，否則將有超購和浪費材料的損失。(五)生產者和消費者應該有直接的聯繫，不要經過中間機構的轉手。(六)生產企業和消費企業所訂的合約，如果不能如期交貨時，應當給予嚴重處分或罰款。他們認為祇有如此在工業、運輸或農業方面給予約束，才能够挽救面臨經濟的危機。

這個建議，可以說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的革命，所以會引起許

多人反對和攻擊，甚至有些人認為這種方法無異於用資本主義來修正，因而視為是資本主義的走私，而且認為這會使社會主義經濟陷於被整個推翻之虞。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提的方案，不但是要將黨政機構、官僚階級完全推翻，而且更對政府機構、經濟機構乃至於社會形態發生很大的影響。

蘇俄的真理報在一九六四年四月至六月間，曾連續為此發表了幾篇社論，另一方面我們也在許多其他的資料中，發現蘇俄當局已經是在逐步的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例如：柯錫金在他的報告中，就曾特別強調要貫徹經濟核算，確定有經濟根據的價格，提高利潤作用，着重物質獎勵。

所謂「有經濟根據的價格」，顯然是指要講求市場供需的關係，所謂提高「利潤作用」，着重物質獎勵，很明顯的已經接受了李柏曼的觀點。另外柯錫金也在報告中提出反對官僚主義，這也是俄共在領導階層裏業已顯露的一種嚴重的跡象。最近最高蘇維埃開會時，就有一位代表指責說：在計劃與管理方面仍有錯誤，而且有些機構太龐大。像上述的指責在真理報上亦屢見不鮮。這更顯示出蘇俄政府在某種範圍之內，已經部份的同意李柏曼的看法。

目前他們最感覺困難的就是官僚階級問題，所謂官僚階級，早在列寧時代起已被列為挨罵的對象，一直到黑魯曉夫時代仍然是被攻擊的對象。黑魯曉夫在史達林死後，曾經一再縮小政府機構的編制，甚至將一些機構劃編入地方政府內，結果，仍然經不起官僚階級的壓迫，祇好另外更換名義，改稱為「國家委員會」，這樣改來變去反使政府機構越變越大。甚至國家委員會之上又設置所謂「最高經濟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等機構，益使國家的機關重重疊疊，遠較史達林時代更加龐大。因此，像這樣一個堅固的官僚力量，欲立即予以推翻實在不易。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是蘇俄當局最大的難題。至於它對蘇俄將來在政策上的影響，乃至於能否順利克服？都是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也是我特別在此提出向各位求教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鞏固「集體領導」問題，我認為談這個問題當然要重視它的歷史性，就一般而言論蘇俄是一個極權國家，不過，

蘇俄新政權之對內對外政策

在史達林掌權的時代，因為當時俄共剛剛完成革命，百廢待舉，人民知識落後，需要獨裁控制，當然也就談不上集體領導。

現在由於工業的發達，已經使蘇俄發展到高度開發的水準，人民的教育普及率，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於上述各種的發展，也使蘇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因此新的知識份子是否允許獨裁份子繼續存在，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自從黑魯曉夫倒台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這種集體領導方式顯得相當穩定，而且在行動上也可以發現到，像謝列平、米高揚、波特哥爾尼、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等，這批具有權威的人物，都敢紛紛出國去訪問，假若說今天俄共內部仍有權力鬥爭的話，相信他們是不敢放心大膽出國造訪的，因為過去他們曾經飽嘗教訓，而且每人心裏都很清楚。

總之，以上這兩個問題，對研究蘇俄將來的政策方向極有關連，我個人將淺見提出來，敬向各位先生請教。

朱士熊先生：

基本 左到不引起軍事衝突

政策 右到不放棄共產主義

我本來的目的是想聽聽各位的高見，學習學習，以增進自己的見識，可是主席指定要我發言，因此只好把自己不成熟的見解報告出來，那麼我在希望不重複各位意見的原則下，發表一點個人的淺見。

我想黑魯曉夫時代與史達林時代蘇俄政策的不同，是因為外來和內在的因素引起的新的形勢，所加的約束而使然。在對內方面，基本的新的因素有幾點：第一，是蘇俄內部國家組織複雜化，尤其經濟生產的發展，使它沒有方法維持過去以中央集權來指揮全國國家活動的局面。第二，人民對於恐怖統治，感覺到疲勞而漸漸麻木而不怕其威脅，於是時時有新的主張逐漸應時而生，再加上黑魯曉夫以鞭屍史達林起家，所以他不能用過去史達林的方法來統治蘇聯

。因此對內政等方面，不得不有若干的改變。在國際間蘇俄須要適應兩個新的情勢，一爲共產集團內部忽然發生問題，在史達林時代「固如磐石」似的團結，發生了變化，也就是形成「窩裏反」的情形。另一爲民主國家痛苦經驗的積疊，對蘇俄政權的本質也增加了一些認識。因此黑魯魯夫面臨新情勢，被迫採取非常現實、非常彈性，只有用隨機應變的方法來決定其政策，至於其玩弄的花樣，剛才鄒先生報告得非常詳細，運用靈活的政策，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鬥爭，這是黑魯魯夫與史達林兩個時代的基本相異之處。那麼現在來談，蘇俄新政權的政策變不變？我們現在假定它變，那麼用什麼方法變呢？往那個方向變呢？只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對內嚴厲，對外激進，一個是全面溫和，只有這兩途可走，所謂變，也只有朝這兩個方向去變，我認爲朝這兩個方向變都有問題，假如再繼續左下去，即有引起戰爭衝突的可能，而蘇聯它是經不起這一衝突的，假如要再右，右到共產主義的色彩沒有了，則將放棄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因此，今天蘇聯新政權推行新政策的時候，似乎沒有方向給它變更。在聽了各位先生的高見之後，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就是在蘇聯政策上轉變有許多困難，所以我想其基本政策是左到不引起軍事衝突，右到不放棄共產主義，這就是它的限度，它就在這個限度裏頭，隨時應變、摸索，怎樣有利於它就怎樣做，所謂共產主義的理論及宣傳是另外不斷進行，與實際政策沒有關係，而實際政策，還是用黑魯魯夫這幾年所用的一「摸索着向前走」的辦法，我認爲蘇俄目前的政策還是用最現實、彈性、應變的辦法，摸索着向前走，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政策的政策，看到問題再決定方向的政策。請各位指教。

周之鳴先生：

官僚主義與國庫不足

妨礙對內政策的實行

今天我所談的問題，是最後一項結論，我想概括地就結論提出

幾點意見。第一、蘇俄新政權的政策路線，是不是黑魯魯夫的路線呢？依兄弟粗淺的看法，認爲目前還沒有超出黑魯魯夫的範圍。第二、關於蘇俄新政權對內政策的目的何在，我認爲最主要的一點是從二十次俄共大會開始，其對內對外的目的在那次大會決議案中已有很明白的規定，對內就是提高所謂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實行它所謂共產主義建設，結束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去，俄共二十二次大會特別注意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設，其故亦不外乎此。不過其所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其目的又是在安撫不滿的人民，以求穩定其共產政權。對外很明顯的在求得和平，利用和平的時間，來加緊它所謂共產主義的建設，同時更利用和平的策略加緊滲透活動，來實施它赤化世界的目的。不過在對內政策方面，我認爲目的是次要的，問題是在其目的能夠達到。剛才有位先生談到，內部的壓力，最大的是官僚主義，這一點以前亦有幾位先生談到過了。這個壓力，對它不能夠使對內政策達到目的，就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在我的看法是很難，剛剛有位先生提到，這個官僚主義從列寧開始，其實不是列寧開始，列寧奪取政權以後，幾乎每次講話，每個文件，都提到官僚主義的壓力，對它大肆攻擊，但它那時候所講的官僚主義，是指帝俄時代沙皇政府遺留下來的原有的官僚主義，這個官僚機器，列寧十月革命並沒有把它打破粉碎，却相反的把它全部接收過來。後來列寧雖想剷除這個官僚主義，但許多布爾什維克本人却亦都變成新官僚主義者了，從此官僚主義勢力更大，無法剷除。就是有人想反對官僚主義，結果，不是被官僚主義者包圍，就是他本人也變成一個官僚主義者。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其次我認爲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它對內政策不能夠達到目的，它的資金恐怕亦有點問題，因蘇俄國庫並不富裕，比起美國來，差得很遠，我記得一九六〇年，黑魯魯夫在高級黨校裏一篇演講，他說想把現有的資金勻出一部份來，投資到農業生產方面去，但是這一來，重工業方面的資金也就不够了，因此他總是想減少軍事費用，所以提出裁減軍備的口號，極力要求和美國達成減縮軍備的協定，但問題並不能如其所想的達到目的。我最近看到許多蘇聯經濟方面的資料，如黑魯魯夫的報告，都表示資金很有問題

，因之俄共再三呼籲，要求並責問：爲什麼不緊縮軍費，抽出大量原定龐大的軍事預算，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當然必須着重農業的生產與輕工業的發展，這麼一來，對於重工業、軍需工業就要減少，蘇俄這一次政變，據說重工業、軍需工業以及國防部方面對於黑魔的不滿，也是個原因。這可見蘇俄國庫的不足，也足以妨礙其對內政策之實行。關於對外關係的目的是用和平共存的方式，希望用政治攻勢及政治滲透來達到征服世界的目的，這個目的能否達成，我認爲在目前因爲蘇俄政治戰略這一套東西，各國的政治領導人物都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而逐漸加以防範，同時在武力方面，雖然蘇俄高唱和平共存，但是美國方面的作戰準備並不放鬆，因此俄國雖在對外方面要求和平共存，緊縮軍備開支，但事實上是有困難，由於不能完成其對外政策之目的，也就影響了對內政策之推行，可是蘇俄對外的政策，很明顯的着重於政治鬥爭，這一點，我們自由世界雖早已了解，却尚無一套足以充份地加以阻止的有效政治戰略，來達成我們自己的願望。譬如越南戰爭來說，泰勒將軍原來是美國特種戰爭的倡導人，他且親自辭了參謀總長的職務，到越南去執行特種戰爭。所謂特種戰爭，就是反游擊戰，但是我覺得今天美國對於游擊戰的性質，還沒有充份地瞭解，游擊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方面很重要的一部份，美國今天實行特種戰爭，他雖然可以把所謂特種戰略搬到剛果與越南去，把特種部隊和特種裝備運到這些地區，可是他忘記了特種戰爭的性質，也就是游擊戰的性質，不管是游擊戰與反游擊戰，其性質是人民羣衆之戰，這一基本之點，他却根本沒有了解。他雖然能把特種戰爭的戰略、部隊和一切裝備運到任何一個地區去，但是他不能把美國的人民運到這些地方去，特種戰爭沒有自己的人民，沒有自己的羣衆，這就沒有社會基礎，這樣，特種戰爭就不能展開，不能發揮其效用，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今天美國能够指揮越南的人民嗎？如果美國的人民也沒有搬去，泰勒能够控制越南的人民也可以，但是他並不能控制指揮越南的人民，同時越南的政府也無法團結人民來與美國的特種戰爭合作，所以這個特種戰爭現在是失敗了，如果不澈底變更戰略，把反游擊性質的特種戰爭，變爲有限的正規作戰，

越南的危機是很難挽救的。這一點，我們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是還必須加以深入地研究的。

魏守嶽先生：

俄共政權領導人物的變更

是權力的鬥爭與政策無關

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的意見，和我研究蘇俄歷史方面的見解是相吻合的，我在台大，資料很不容易接觸到，所以我的研究都偏重於一九五五年以前蘇俄的政治與對外關係，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僅僅談一點蘇俄新政權的政策路線是不是黑魯曉夫的政策路線。第一、在蘇俄那種 *Totalitarian System* 極權統治制度之下，領導人物的變更，如史達林的死亡以及黑魯曉夫的下台，是否與政策有絕對的關係，根據我從歷史研究的結果，完全是一種 *Power Struggle* 權力鬥爭，與政策毫無關係。譬如說，史達林死了以後，馬倫可夫上台，他就在政策方面，提出所謂對內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加重輕工業的生產，對外馬上結束韓戰，形成和平共存的姿態，但是在在一九五五年二月黑魯曉夫把馬倫可夫趕下台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忽視了重工業與國防工業，但是等到黑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自己的權力鞏固之後，在其提綱總綱領裏頭也提出一套，一切爲人民幸福的政策，其實這就是馬倫可夫以前的政策。所以我認爲爲蘇俄領導人物的變更，有時候和政策沒有多大關係，黑魯曉夫下台以後，這些迫他下台的政治人物，一再聲明政策不變，這就說明了克林姆宮領導人的改變，不一定就是政策的改變。不過黑魯曉夫下台，是否解決了一點問題呢？是的，我們知道黑魯曾在任的時候，要和中共攤牌，預定在去年十二月中旬舉行一個二十餘國的共黨大會，但是在他下台後，這個會議無形中取消了。換句話說，假定共產國際要分裂的話，那麼在去年十二月却避免了，當然黑魯下台的原因很多，並不是說跟政策毫無關係。第二、關於俄共新政權是不是有一套新的政策，是否可以實行新的政策，對這一點我的看法和剛才幾位先生的看法有一點相仿，就是新政權是過渡性質的所謂集體領導，根據我們從

蘇俄歷史上看，列寧死了以後，史達林、季諾維夫、卡門尼夫等人打擊托洛斯基的時候是集體領導，等到打倒托洛斯基，又聯合湯姆斯基、布哈林集體領導打擊季、卡兩人，以後又打擊湯、布等人，等到所有的政敵都打垮了以後，情形就不同了，黑魯曉夫上台的經過也是這樣的，先把貝利亞清除了以後，然後清除馬倫可夫、莫洛托夫，最後是軍方的朱可夫，是否今天蘇俄新政權會重演過去的歷史，剛才也有兩位先生談到，因為國內情勢的變更與國際情勢的變更，可能集體領導制度會繼續下去，關於這一點，我們就要考慮到共產主義的本質了，從一九〇三年列寧與馬爾托夫所爭論的民主集權的組織原則。從那時以後，托洛斯基也罵史達林所謂民主集權，是黨的集權，是中央委員會的集權，就是少數幾個人的集權。那麼是否這種演變，在將來還會繼續下去，這點我倒很懷疑。根據我的看法，我認為在共產主義制度之下，所謂集體領導可能還是過渡階段，還是剛才那位先生說的「變」而不是「常」，如果是「常」的話，還是金字塔形式的領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在以前的話，還是金塔形式的領導，但是到二次大戰以後，共黨在許多國家奪取了政權，情形可能有多少不同。如果俄共新政權還沒有到穩定的階段，還在過渡階段的話，當然不可能有新的政策，尤其是舊的政策，能够替蘇俄的共產主義的發展獲得利益，也就是說和平共存能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能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的話，還是會繼續下去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會有多大的改變，不過關於這一方面，我認為可能有一點點對蘇俄新政權有所影響，就是外界的反應，譬如剛才那位先生說，柯錫金訪問北越，以及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派往外蒙、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土耳其等國訪問，其中訪問共產國家是為了三月一日的會議開路，我們可以根據一點事實，就是柯錫金在赴北越以前，經過北平的時候，毛匪澤東沒有接見他，到了北越以後，發表聲明，支持北越，在這一點上可能是要求北越在未來的共黨會議上支持蘇俄的立場，但是因為越共的挑釁，引起了美國的報復以後，回去時，根據剛才那位先生說，先是帶信，後來是拿回信，拿回信不必要毛澤東交給他，那麼根據報上所載，毛澤東在柯錫金回去的時候，見了他，我認為這個可能就是跟美

國的有限度的報復政策，受了相當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這個影響，達到可以改變俄共政策的時候，那麼俄共的政策也會改變，這是我粗淺的看法。

主席結論：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還剩下五分鐘，我就剛才各位先生所提到的許多意見，把它歸納為幾個要點。第一、在俄共新政權繼續陷於內部矛盾、困難和危機而沒有辦法得到改善以前，它也不得不走黑魯曉夫以前的路線。但是在執行的方式上，可能有若干的調整或改變。當然這種調整與改變會發生若干的影響，不過黑魯曉夫時代所遭遇到的困難、危機和矛盾今天依然存在。就這一點來說，拿現在的情況來看，俄共新政權是否能够得到改善，還看不出有這種跡象。第二、新政權對內的政策，基本上它是希望逐步穩固其統治的基礎，因為它取得政權還不久。因此它繼續提出所謂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及加強黨的組織與領導等等號召，推行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不過其對內政策的最後目標，還是在發展暴力統治。第三、關於對外政策部份，剛才各位先生提到的也很多，尤其鄒宇光先生在這一方面有很詳盡的解釋。當然這是指廣義的對外政策而不是狹義的單指外交部份。它對西方國家是要求繼續「和平共存」；對共產集團，希望恢復黨內的團結；對殖民解放戰爭，它現在表現出來一種特殊的姿態，即透過經濟的方式、文化方式以及軍事的方式等等，希望表現積極的支持。俄共政權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剛才好幾位先生都提到，它內部有許多困難，但是還有一點是要看鐵幕以外的自由國家，是不是給它時間，是不是來支援它，是不是來上它的圈套，這一點也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最後各位都有一致的看法，認為目前的新政權，它是不穩固的，它內部的鬥爭要繼續發展下去，它是個過渡的。那麼這樣一個過渡的，不穩定的，內部充滿矛盾的政權，它將來的變化，對整個自由世界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今天的討論，只是就現階段的情況交換意見。至於未來的發展，當然需要我們繼續的研究，我相信各位先生也都在朝這一方面努力，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向各位先生領教。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黎世芬

一 狹巷並驅

匪俄這兩股力量，雖然在赤化世界的目標上相同，但是主觀條件上却有其相互競爭的必然性。

蘇俄認為所有世界上的共產運動都是它播的種，它是國際共產黨當然的領袖。共匪則認為在國際事務上，它是今日「世界革命力量」的真正代表者。蘇俄固然一度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是今日蘇俄「修正」了它的革命觀世界觀，它便不再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者。因此，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民國際統一戰線」，義不容辭地應由共匪取代蘇俄來領導。毛匪澤東用「東風壓倒西風」這一雙關語，來說明這一雙重形勢的轉變。

就東南亞言，它之成爲國際共產黨競爭的目標，亦有其客觀條件的必然性。

東南亞是當前世界冷戰的敏感地帶。它是東西交通的樞紐，它是國際共產運動自南向北，自西向東發展的十字路口。它有世界最豐富的戰略資源，也有世界最具爆炸性的人口。匪、俄二者之間，誰能掌握住東南亞，誰便能掌握亞洲；必然的，也便能掌握亞、非、拉丁美洲這一巨大的世界力量。因此，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還在胚胎時代，印尼共黨幾乎和俄共同時成立，而當第三國際在巴黎培育中共第一代——朱德、周恩來、陳毅的同時，也培育了東南亞的共黨第一代——越南的阮愛國（胡志明）。也正因此，當其後中共在上海租界成立黨部開始活動的同時，他們還在星嘉坡成立了以華僑爲主要的南洋共產黨。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從共產主義在遠東發展的歷史，看出匪俄在東南亞，一開始便是狹巷並驅的。

二 平行競爭

匪、俄對於赤化東南亞運動，發生平行的競爭，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從共匪控制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到一九六一年五月的日內瓦十四國會議揭幕，是暗鬥時代；從日內瓦十四國會議到現在，是明爭時代。

以東南亞爲目標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是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在北平開幕的。那是共匪第一次得意地扮演「世界革命」的策動者。

以東南亞爲中心的亞非會議，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印尼萬隆揭幕的。在那一次會議中，蘇俄正式地被擠於門外，它從此不再具有資格作爲亞洲國家的一員。由亞非會議演變出來的所謂「新興勢力」或「新興國家」集團，蘇俄都不再有分，祇是被尊爲「貴賓」——「觀察員」去觀禮。蘇俄處處感覺到被冷落，時時都警覺地活動要恢復爲亞洲國家。但是，共匪拉住一些亞非國家，却有許多堂皇的理由謝絕了它。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在日內瓦開幕的第一次日內瓦會議，蘇聯以共同主席的資格和英國聯合召集九國會議，商討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半島的戰爭問題。七月二十一日簽訂「越南停戰協定」，越共佔有越南在北緯十七度以北的地區，從此法國被迫退出亞洲。這一次「勝利」，蘇俄認爲是它挺身而出來折衷，在國際會議上「和平談判

的成功。共匪認為是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支援越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成功。

日內瓦會議一閉幕，匪、俄之間對世界局勢的發展之檢討，便產生了不同的結論。共匪認為「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鬥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蘇俄認為由於核子武器的產生，世界戰爭業已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得「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方面都得不到好處。這次是蘇俄出來和帝國主義者講話，才使得越共獲得了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不僅「解放」了越南，也鬆下了共匪的包袱。因此，它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的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最後「解放」。

這一不同的革命觀和世界觀的爭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會議上有了高潮的發展。結論是折衷的「莫斯科宣言」。這爭論原是從東南亞問題引起，結論仍回復到東南亞問題，引起一個新的發展——赤化世界的捷徑問題。

三 寮國掙角

一九六一年開始的是新的一頁：甘迺迪——黑魯曉夫時代。這兩個人把世界上共產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新基礎上。基於這一基礎，社會制度不同的兩個國家暫時地保持「和平共存」，同屬共產制度的國家却開始了公開的鬥爭。

揭穿來說，這是亞、俄、美之間三角複雜關係之一種轉變的開始。決定這些新關係轉變的最大因素，毫無疑義地，是核子武器的擴散問題。其中，却有一個小的因素，附帶地也產生了一些作用，便是東南亞的「和平共存」問題。

甘迺迪一就任總統，便提議和黑魯曉夫晤面。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這兩位巨頭在維也納第一次碰面，一般謔稱這是「相互量身」的晤面。他們交談的內容，一直沒有公開。但根據日後的發展，有兩點判斷可能量過身：——即一、英、美、蘇之間成立一個地面上核子禁試的協議。二、試圖在寮國成立一個三頭馬車的政權，以確保

東南亞的和平現狀。

不久之後，這兩項時裝設計，都分別縫製成了衣。顯然，前者是英、美在冷戰上的一項勝利；後者，却是蘇俄的一項收穫。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在日內瓦簽字的十四個保證寮國中立的條約，為共產勢力對東南亞的新解放方式，提供一個典型——通過中立，不用暴力，即可獲得共產政權的建立。

美國為什麼作這麼重大的讓步，其理由迄今尚無法獲知。但是美國對蘇俄所作的承諾是寄以充足的信心的。在日內瓦會議進行中，美國已試探出匪俄有分歧——從思想到實質問題都有。美國代表有一次公開地調侃共匪代表：中共妙想美國和俄國打一仗，是辦不到的。這一段話，使得當時在座的蘇俄代表奇窘，不知所措。說這刻薄話的美國副代表蘇立文日後恰好擔任了美國駐寮國的大使。

中立條約簽字過後，美國在六十天之內，全部撤退了它的軍事人員六六五人和全部裝備。越共和中共却祇撤走兩卡車的醫療人員。美國徒呼上當，但是，却獲得一個多年渴望獲得的教訓：中共、越共都不可能會遵守蘇俄所作的安排。日內瓦會議是和平的交易所。美國開出的支票，美國兌現了；蘇俄開出的支票，中共和越共都拒絕承兌，它自己却沒有力量去兌付。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個更微妙的事故出現。蘇俄支持的寮國中立法軍隊司令康黎將軍被刺，他的部隊更受到寮共首領蘇伐魯旺所率部隊的攻擊。這次事變的主謀，中立的溥瑪首相竟毫不客氣地指出是越共。自從三頭馬車政權成立後，蘇俄一直以溥瑪首相為對象，繼續以飛機及槍械援助寮國，這個新形勢一出現，蘇俄的援助也中斷了，這次是蘇俄在一場掙角比賽上，慘然退出寮國舞台。它無法再援助一個被共匪、越共和寮共三方面都指認為是敵人的中立政府，祇有「明哲保身」、「洗手不幹」了。

四 雙打、單打

在匪俄意識分歧的爭論上，胡志明所領導的北越共黨政權，一直想保持「中立」「不介入」。胡志明且一度以為憑他在國際共產運動的歷史和地位，他可能作為黑、毛之間的調人。直到黑魯曉夫

明顯地主張東南亞的解放，必須經過一個中立的過渡階段，胡志明才轉而和毛匪攜手合作。

胡志明覺得越南的南方，如果不能在最短時間內，和北越合併於共黨的統治之下，國際共黨在亞洲的一切號召都會落空。當共匪政權，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因為匪俄關係的破裂，經濟上受到嚴重打擊，偽稱受到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時候，胡志明的北越也遭受到同樣的經濟困難。他認為唯一解救的方策，是向南方進軍。恰巧此時的越南內部一再發生政治上的危機，胡志明認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他一方公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建立，一方加緊分從水陸兩路，向南越作軍事性的滲透。

一九六二年十月就在十四國會議閉幕之後，共匪曾邀請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總書記阮文孝至北平參加偽慶。其後，且由郭匪沫若、廖匪承志與阮文孝發表聯合聲明，誣蔑美國侵略南越，並要求成立南越聯合政府和實行中立政策。很顯明地，這是蘇俄在日內瓦會議上所擬訂解決寮國問題的方式之翻版。不同的是這次却由共匪搶了先。然而，因為沒有蘇俄的「承諾」對其支持，故未受到美國的青睞。

一九六三年五月劉匪少奇訪問河內，和胡志明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持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民族的解放」。顯然看出，共匪立意堅持爭取越共，它不僅要以「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地位來支援越共，而且要跑在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前面來爭取領導的地位。所謂「中立政策」「聯合政府」和「和平共存」，祇有在作為解放前的一個序幕之情況下，才能被接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當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前夕，越南的政治危機瀕臨高潮的時候，戴高樂的法國政府突然提出「中立越南」的建議，莫斯科也敲着「邊鼓」附和着，這兩個先後被迫退出印度支那半島的國家，都留戀他們過去的光榮，渴想從共匪和美國的手裏，分別奪回他們的影響地位。由於寮國的中立政府正遭受到寮越共黨勢力的煎逼，蘇俄開出的「支票」，便再也無人接受。美國固然冷笑對之，共匪也反應遲鈍，好像一場雙打網球，只剩下美國和共匪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繼續打下去，其餘的都只有在場外「喝采」或「喝倒采」了。

五 力爭印尼

匪俄爭取東南亞國家的另一目標是印度尼西亞。印尼有一個人數位列世界第三的共黨組織。印尼有一個像毛匪一樣瘋狂的領袖。另外，印尼還擁有僅次於中國、印度、美國、俄國位列世界第五的人口。印尼的戰略地位正位於由北半球向澳洲發展的中途。

自印尼建國，蘇卡諾便沒有好好開發它的富源，建設它的國民經濟，一直利用印尼的戰略地位和巨大人口作政治資本，向自由世界進行敲詐。

印尼的獨立和建國，一直在美國和聯合國的扶助下完成。一九六三年五月，印尼又通過聯合國，兵不血刃地從荷蘭的手裏，奪得了新幾內亞，極度地滿足了這一「新興國家」的擴張慾和自大狂。但是，它却在今年元月宣佈退出聯合國。它的外交部長蘇本照在元月訪問北平的時候，還和周匪恩來發表一個聯合公報，聲稱聯合國所代表的是「腐朽力量」，不能適當的反映並代表「新興的革命力量」，要求「徹底改組聯合國」，威脅着要另外成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看情形，蘇卡諾和毛匪澤東果然有成立「北平、雅加達軸心」的野心和企圖。

印尼的退出聯合國，最感到失望的不是美國而是蘇俄。蘇俄為爭取印尼，所投下的資本，不下於對印度。一九六〇年二月黑魯曉夫到印尼訪問，與蘇卡諾發表聯合聲明，並給予一億盧布的新貸款，是年六月印尼首席部長朱安達報聘莫斯科，與蘇簽訂一項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協定，一九六一年六月蘇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訪印尼，與印尼國防部長納蘇辛簽訂一項購買軍火的議定書，次年五月復與印尼簽訂一項軍援印尼的協議，一九六三年三月蘇俄助印尼在南海的心臟地帶——那圖那羣島建立海空軍基地，其地位於星嘉坡、西貢、馬尼拉三角形之中心，距以上各空軍基地，噴氣機航程僅半小時即達。

目前印尼擁有一支攻擊力量相當大的海空軍，計米格機約一〇〇架，伊爾二八型噴射轟炸機二十架，圖一六型轟炸機十架，一萬

九千噸級巡洋艦一艘，潛艇二〇艘（二艘遠程），七艘驅逐艦，和防潛護艦兩艘，此外，印尼的陸軍並配有地對空的飛彈。

除了軍事的援助外，蘇俄還有意培植印尼在亞洲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如黑魯曉夫曾經以鉅款幫助印尼興建萬隆的大運動場，使它資格號召五十多個亞非國家舉行「新興勢力運動會」，以與奧林匹克運動會對抗。根據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蘇俄還會秘密地與印尼談判，在印尼東部的某地，建立蘇俄在南太平洋的海軍基地及飛彈基地。多年來，國際觀察家的看法，印尼將成爲太平洋上的古巴。而認爲黑魯曉夫之支持蘇卡諾，其目的在對抗毛澤東，並以此之作爲共產國家進窺澳洲和紐西蘭的前進基地。其用心正與當年之支持印度的尼赫魯，如出一轍。

在拉攏印尼的爭取工作上，共匪不僅遲了一步，而且還吃虧一步。橫梗其中的最大困難，厥爲華僑問題。周匪恩來利用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揭幕的亞非會議，和印尼談判了華僑國籍問題。最後，還和印尼訂立了國籍協定。他又默許印尼沒收華僑的財產，以鞏固其內部的經濟措施。當黑魯曉夫以「俄援」去收買蘇卡諾的時候，共匪却成功地拉攏了印尼共產黨。這一着，却奏了奇效。一九六三年三月印尼共黨領袖艾地特別給中共寫一封信，支持中共的反修正主義立場。八月，艾地還親自訪問了北平，公開表示印尼共黨對匪俄分歧的立場，站在中共這一方面，這使得爲印尼共黨控制的蘇卡諾政權，漸漸轉向北平。

黑魯曉夫的收買蘇卡諾，與收買阿聯的納塞有相同的目的：蘇俄想通過兩國的支持，重回亞非大家庭的圈子裏，希望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蘇俄得以完全的會員資格出席。蘇俄已獲得以印度爲首的十四個亞非國家的同意。如果印尼以召集人的地位出面，則受邀請不會有問題。

自從毛澤東向日本社會黨的副委員長佐佐木三提出「中間地帶」的理論，隱然把美、俄並列爲第一中間地帶國家和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共同鬥爭的目標，蘇俄便急於在亞非國家中恢復它的地位。真理報還認爲把美、蘇併列，是「人馬不分」，對蘇俄的奇恥大辱。蘇俄認爲它的領土和人民都有很大的一部份在亞洲，應當被算

爲亞洲國家。仍然使蘇俄感覺痛苦的是在亞非團結會議和不結盟國家的會議裏，蘇俄都受到共匪所勾結的一些亞非國家代表們的敵視。而作爲第二次亞非會議發起人的印尼，也終究遵照共匪的意思，沒有向蘇俄發出請柬。

黑魯曉夫在十月十五日垮台之後，共匪接着舉行第一次原子試爆。不到一個月，蘇卡諾却借着在東京和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談判的機會，乘自備飛機直飛匪區訪問。十一月下旬，陳匪毅又匆匆趕往印尼。本年元月初，印尼外長蘇本照又緊緊接着訪問匪區，和共匪商談印尼退出聯合國以後的共同問題，並宣佈廣州與雅加達之間的「中印航線」開闢成功。因此，許多亞非方面的觀察家（一月廿七日基督科學箴言報）都認爲共匪和印尼在未來的國際事務上，已經達成了一項協議，雙方並將努力使阿爾及利亞會議，轉變爲中共領導的「新勢力集團」的誕生地。

據一月十八日芝加哥太陽時報刊載的消息：陳匪毅去年十一月的訪問，曾成功地說服蘇卡諾，將印尼的前途，繫於匪印的合作關係上。雙方同意使用游擊戰術使越南和馬來西亞脫離英美的勢力圈，然後平均地瓜分東南亞，共匪取得印度支那半島，泰國、緬甸、印尼取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人口稠密而缺糧的國家，從此各得其所。

蘇卡諾的統治技巧，是以印尼的陸軍來抵制印尼共黨的膨脹。可是由於陳匪毅的訪問，蘇卡諾已將其左右的溫和派疏遠。陸軍將領則在最近兩年來已逐漸失去政治影響力，漸漸變爲職業性的軍隊，而不再干涉政治。若干地方性的軍閥也已被納入中央的指揮系統。因此，蘇卡諾的獨裁使得印尼共黨有更大的便利，直接地控制印尼政府，使雅加達向北平靠得更緊。

六 三角關係

二月六日，蘇俄的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突然飛經北平，前往北越訪問。和此偶然同時的是美國總統的助理彭岱，訪問西貢。而在此以前，美國總統詹森在就任後的國情咨文裏，鄭重談到他渴望訪問蘇俄，也願意誠邀蘇俄新任的領袖來美訪問。從巴黎傳出

來的消息，有謂美、蘇將試圖進行商談和平解決越南問題。根據紐約時報的記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會通過與其有接觸的共黨人士提出他們的和談條件如下：——

(一) 確認南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美軍應即全部撤出南越。
(二) 「民族解放陣線」代表應即與西貢政權代表洽商組織聯合政府。

(三) 聯合政府成立後，南越應即宣佈其在國際事務上保持中立政策。

(四) 南越中立化後，南北越應即進行協商，促成和平的統一。顯然，這些條件，比諸投降，只是零售與躉批的差別，不會為美國所接受。但是，當美、俄兩國對於整個世界大局都有了「和平共存」的協議，越南問題便祇是「枝節」了。現在，是詹森、柯錫金時代，會不會再有一次維也納式的「量身之會」呢？

從共匪看，它只能接受一個解決：即在共匪的影響之下，統一南北越，亦即由共匪完成對東南亞的控制。通過「政治談判」也好，通過「人民戰爭」也好，此一目標，不能有所更易。美越的剿共戰爭勝利，固非所願，蘇俄的重回東方，亦非所期。

從蘇俄看，它必須重返亞洲，恢復它在亞洲以往的「威望」，但是，它不願冒核子戰爭的危險，來和美國決裂，也不願坐視共匪蠶食越、寮，成功地控制東南亞。在策略上，它認為「和平共存和革命鬥爭，是一點都不互相矛盾」，在實施上，却力求「和平共處」為「人民革命」創造有利條件，「人民革命」為「和平共處」保障其既得利益。明顯地說，蘇俄的最後目標，變間接控制越南，為直接控制。

就美國看，它希望不計代價，保全此一亞洲大陸瀕臨太平洋岸的橋頭堡，它的目標是消極的、有限的。在目標保全下，一切可談，在不擴大戰爭下，一切不計，它針對匪、俄的蠶食政策是「戰爭邊緣」和「相應報復」，迫使匪、俄之一出來承諾「和平共存」，以達到嚇阻另一方的目的。

大體上看這三角關係，匪、俄目標是共同的，手段上，有平行的競爭，也有相互的交錯，時間上，一前一後，亦步亦趨，先後有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序，構成相因相成的配合。美國是消極的，被動的。它祇能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中，尋求出路，以保持苟安的局面。

這個不等邊的三角關係之未來發展，是一個三元方程式： $X+Y+Z=0$ 。任何一個因素的數值改變，都可以使其其他兩個因素失去平衡。柯錫金選擇這一時機訪問北越，有人看為他失算，剛好上了共匪的圈套，也有人看為正好乘機挽回蘇俄失去的威望。無論如何，得失不是一面的。據法新社二月十八日反映法國政府人士透露的消息，柯錫金出發前，美國曾告知蘇俄，在柯錫金留河內期間，美國將避免在東京灣的海空軍活動，但如果遭到攻擊，美國將加以報復。不過，美國的還擊，將不採擴大越戰的方式。此一消息如屬確實，則共匪狡計未售，反為美國所乘了。

常識的看法，未來世界大勢，仍然逃不出一個大問題的圈子——核子戰爭。在這大前提下，如雙方都沒有下決心拚死命，一切糾紛和其解決，都是枝節的。眼前核子大戰既不會有，局部衝突便得不到澈底的解決，大局便始終是一個沉悶而不明朗的局面。

從共匪全力進行核子試驗，看不出它還有餘力，再製造一場傳統性大戰。則上面的方程式的數值仍然是個「零」。國際共產黨向來持「兩條腿走路」想法，仗打不下去，便來和談。匪、俄競爭軍援之後，毫無問題的將再競爭「和談」一番。拭目看罷！

本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 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日截稿。

(三) 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為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短評約者不在其限。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註明。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關 素 質

黑魯曉夫被黜後，俄共新政權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俄共中央全會，決定合併工農業黨部（工農業黨部之分割，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決定的），並決定各共和國及各省於十二月分別召開黨中央全會及代表會議進行合併工農業黨部工作。同年十二月九日蘇俄第六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第五次會議。十二月十七日俄羅斯共和國召開第四次最高蘇維埃會議。茲就以上各項會議之人事與特點分析如下：

一 俄羅斯共和國進行合併工農業黨部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俄羅斯共和國斯維爾達洛夫斯克、貝爾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哥爾基、巴爾那烏爾等省黨部召開全會，選出合併工農業黨部組織局，定期召開省及邊區黨的代表會議；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真理報」第二

原任九個省及邊區工農業黨部第一書記名單

頁報導，俄羅斯共和國克拉斯諾達爾、斯塔夫洛波爾、羅斯托夫、那頓、赤塔、無拉吉米爾、伊凡諾夫、卡列寧、基洛夫、利畢芝克、儼包夫、雅洛斯拉夫斯克等省及邊區召開全會，選出合併工農業黨部組織局，定期召開代表會議。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俄羅斯共和國斯塔夫洛波爾，及阿爾泰邊區、庫爾干、柯斯托洛米斯克、卡魯茲加、伊凡諾夫、伊爾庫茨克、雅洛斯拉夫斯克、貝爾姆斯克等九個邊區及省黨部舉行代表會議，各代表在會上提出下列三點意見：①過去劃分工農業黨部，未經周詳考慮，引起工農業黨部領導方面之缺點；②為提高黨對農業及文化建設之領導，必須加強基層黨組織之作用與責任；③各地國民經濟委員會發生嚴重的弊端與弱點。最後選舉省及邊區工農業黨部第一書記（名單尚未公佈）。茲列舉上列原任九個省及邊區工農業黨部第一書記名單，及原任較重要工農業黨部第一書記之簡歷及其政治地位，以供參考：

地 區	工 業 省 黨 部 第 一 書 記	農 業 省 黨 部 第 一 書 記
阿爾泰邊區	米·瓦·希里也夫	阿·維·喬爾季耶夫
斯塔夫洛波爾邊區	尼·巴·盛柯	費·達·庫拉柯夫
庫爾干省	尼·勃·里辛	格·費·西索夫
柯斯洛夫米斯克省	雅·哈·尼茲基	里·雅·佛羅倫且耶夫
卡魯茲加省	伊·阿·斯塔什柯夫	安·康·德倫可夫
伊凡諾夫省	伊·卡·比托諾夫	伊·莫·謝吉索夫
伊爾庫茨克省	費·貝·卡辛柯夫	賽·尼·托洛波夫
雅洛斯拉夫斯克省	康·伊·嘉蘭辛	瓦·費·托洛波夫
貝爾姆斯克省		(待查)

歷任較重要工農業黨部第一書記之簡歷

姓名	年 齡	黨 齡	教 育 程 度	簡 歷	政 治 地 位
阿·維·喬爾季也夫 (A.B. Georjiev)	生一九一三年	入黨一九四三年	授於全俄農學院函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阿爾泰邊區農業工作、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任阿爾泰邊區第一書記。	俄羅斯第五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第六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費·達庫拉柯夫 (F.D. Kulakov)	生一九一八年	入黨一九四〇年	授於全俄農學院函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塔夫洛爾邊區第一書記。	第三屆至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格·費·西索夫 (Sizov G.F.)	生一九〇三年	入黨一九二六年	業於齊米梁日夫農業研究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任蘇聯農工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 第五屆至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補選為中委
里·雅·佛羅侖且夫 (L. Ya. Florentiev)	生一九一一年	入黨一九三九年	於一九三一年畢業於哥爾斯基農學院、經濟科學碩士、副教授。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任蘇聯農工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屆候補中委 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 第五屆至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安·安·康德倫可夫 (Kandrenkov An.)	生一九一五年	入黨一九三九年	於一九五九年畢業於莫斯科獸醫學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蘇聯農工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 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p>賽·尼·謝吉寧 (S.N. Schenin)</p>	<p>生一九一〇年</p>	<p>入黨一九三二年</p>	<p>於一九三四年畢業於礦業專科學校。一九四七年俄共中央高級黨校函授部畢業。</p>	<p>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教授工作，及聯合學校校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任蘇聯烏克蘭蘇維埃主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伊爾庫茨克省黨部第一書記。</p>	<p>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第五屆至第六屆蘇最高蘇維埃代表。</p>
<p>伊·瓦·卡比托諾夫</p>	<p>生一九一五年</p>	<p>入黨一九三九年</p>	<p>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學院建設工程學院畢業。</p>	<p>一九三八年任蘇聯蘇維埃及經濟工作部第一書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伊爾庫茨克省黨部第一書記。</p>	<p>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第六屆蘇最高蘇維埃代表。</p>
<p>費·伊·洛辛柯夫 (F.I. Loschenkov)</p>	<p>生一九一五年</p>	<p>入黨一九四三年</p>	<p>一九四三年在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一九四六年俄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p>	<p>一九三八年參加蘇聯領事工作。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蘇聯烏克蘭蘇維埃黨部第一書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任伊爾庫茨克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任伊爾庫茨克省黨部第一書記。</p>	<p>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第六屆蘇最高蘇維埃代表。</p>
<p>康·伊·嘉蘭辛 (K.I. Galanshin)</p>	<p>生一九一二年</p>	<p>入黨一九四四年</p>	<p>一九三〇年在工廠藝徒學校攻讀。一九三七年烏拉爾重工業學院畢業。</p>	<p>一九三二年任電氣工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任工程師。一九四七年任電站廠長。一九五三年開始的工作。一九六〇年任烏拉爾省黨部第一書記。</p>	<p>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第六屆蘇最高蘇維埃代表。</p>

莫斯科省與列寧格勒省黨部召開代表會議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莫斯科省召開代表會議，由合併工業農業黨部組織局主席瓦·伊·科諾托巴 (V. I. Konotop) 原任莫斯科省農業黨部第一書記) 報告。彼稱，恢復黨的組織一元化後，將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加強地方黨機關的建設，發展本省經濟與文化，莫斯科省現有黨員三十一萬人。各代

表提出下列批評：①本省有五十個企業未完成國家計劃，全盤機械化與自動化生產有缺點。②莫斯科省國民經濟委員會管理及領導工作人員，未能達到任務。③莫斯科省各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工作人員，很少注意到為人民服務，如商業、食品業、醫院、公用事業等均有缺點。④各代表具體建議：①為實現黨對政治與經濟之任務，必須提高基層黨組織之作用，②今後必須注意改進訓練與選拔

務，必須提高基層黨組織之作用，②今後必須注意改進訓練與選拔

為人民服務範圍內的幹部工作。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列寧格勒省黨部召開代表會議，由工業省黨部第一書記瓦·斯托爾斯且柯夫(V.S.Tolstikov)報告。代表指出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及俄羅斯國家計劃委員會均有缺點。列寧格勒達爾爾盛斯克區黨部書記尼·斯

·柯沙里瓦及基洛夫區黨部書記貝·姆茲耶夫等譴責列寧格勒國民經濟委員會設計與計劃工作及其他國民經濟委員會管理部門之缺點。

茲列舉莫斯科省及列寧格勒省前任工業省黨部第一書記之簡歷及政治地位，以供參考：

地區	姓名	年齡	黨齡	教育程度	簡歷	政治地位
莫斯科省工業部第一書記	格·格·阿布拉莫夫 (G.G. Abramov)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入黨	一九四一年畢業於莫斯科巴烏曼機械與機器建設學院。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任工程師及設計師，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任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任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九年任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莫斯科省農業部第一書記	瓦·伊·科諾托巴 (V.I.Konotop)	一九一六年生	一九四四年入黨	一九四〇年畢業於哈爾科夫機械建設學院。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二年任工程師、設計師、工廠中委，一九五二年任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二年任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高蘇維埃代表。
列寧格勒省工業部第一書記	瓦·斯·托爾斯且柯夫 (V.S.Tolstikov)	一九一七年生	一九四八年入黨	一九四八年畢業於列寧格勒交通工程學院。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一年任工程師、設計師，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九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列寧格勒省農業部第一書記	格·伊·科茲洛夫 (G.I.Kozlov)	一九一二年生	一九四三年入黨	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列寧格勒畜產專科學校，畜產專科學校高級班。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三九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三九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二屆檢委、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俄羅斯共和國現有四十九個省、六個邊區、十六個自治共和國、五個自治省，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止，已有九個省、二個邊區召開代表會議，除斯塔夫洛波爾邊區已選出里·尼·葉弗列莫夫（原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俄共中央俄羅斯局第一副主席）降為第一書記外，其餘十名第一書記，尙未發表。以上所列之原任工農業省黨部第一書記十三人，有下列特點：

○彼等之政治地位多數係中委及候補中委（中委八名，候補中委四名、檢委一名，庫爾干省農業省黨部第一書記西索夫係於去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由候補中委遞升為中委）。

○彼等多曾任省黨部第一書記多年（三年者三名，四年者六名，如謝吉寧已達七年，佛羅倫且夫已達八年，西索夫已達九年，卡比托諾夫已達十一年）。

○德蘇戰爭時期曾參加蘇軍工作，如西索夫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參軍，康德命可夫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參軍，洛辛柯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參軍，托爾斯且柯夫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參軍。目前俄共新政權選拔幹部重視參加德蘇戰爭之成績。

○彼等多為工農業專家，其十三人中之年齡，四十七歲至四十九歲者四名，五十歲至五十五歲者八名，六十二歲者一名。根據以上特點，彼等均有重新被選為省及邊區黨部第一書記之可能。

二、其他共和國黨的會議

姓名	年齡	黨齡	教育程度	簡歷	政治地位
達·阿·庫那耶夫 (D. A. Kunaev)	一九二一年生	一九三九年入黨	一九三六年畢業於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二年在哈薩克有色金屬企業任工程師與經濟工作，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哈薩克部長會議副主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任哈薩克科學院主席，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俄共第二十屆中委、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蘇維埃主席團委員、蘇維埃主席團最高、第三屆至第五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白俄羅斯共和國召開各省工農業黨部全會，選出合併工農業黨部組織局，預定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召開省黨部代表會議。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拉脫維亞黨中央舉行全會由第一書記阿·尤·斯涅契庫斯 (Snechkus Au) 報告。莫爾達維亞黨召開中央全會，由第一書記伊·伊·鮑杜爾 (Bodur I. I.) 報告：○改組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黨委員會及工業生產黨委員會，成立區黨部委員會，○取消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工業的「工業與建築業局」，及領導農業的「農業局」。

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真理報」第二頁報導，哈薩克共黨召開中央全會，研討俄共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央全會決議，合併工農業省、邊區黨組織，決議哈薩克共和國黨組織合併為十四個省黨部，恢復阿爾瑪-阿京斯市黨部、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生產管理局黨委員會改組為區黨部委員會、取消工業生產黨委員會，於本十二月底以前各省黨部召開代表會議，撤銷中央領導工業的「工業與建築業局」，及領導農業的「農業局」。全會免除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伊·尤蘇波夫 (Yusupov I.) 及第二書記米·賽·索洛門車夫 (Solomentsev M.S.) 之職務，選出前任哈薩克部長會議主席達·阿·庫那耶夫 (D. A. Kunaev) 為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哈薩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任命姆·貝伊賽巴耶夫 (M. Beisebaev) 為部長會議主席。茲列舉新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及部長會議主席之簡歷及其政治地位：

第二個受攻擊的團體是「經濟生活報」，該報已有三十五年之歷史，為前俄共中央書記瓦·伊·波爾雅柯夫 (Polyakov v. i.) 所領導，彼已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俄共中央全會被免除俄共中央書記之職務，同時各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之下的農業局現均已撤銷。

瓦·伊·波爾雅柯夫，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沃羅聶芝農業專科，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列寧格勒新聞學院，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在機器拖拉機站工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主編「社會主義農業報」及「蘇維埃莫爾達維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在蘇軍任政治工作，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主編紅軍「克里爾蘇維埃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在「真理報」任農業部門主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主編「農業生活報」，一九六二年任俄共中央書記，同時兼「農業生活報」主編，兼農業聯合委員會委員。

反黑魯曉夫之農業部長馬茨凱維契及克·格·畢辛簡歷：
○維·維·馬茨凱維契，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哈爾科夫飼養學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任哈爾科夫飼養學院院長，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領導烏克蘭國家工作，一九五三年領導莫斯科工作，一九五五年任蘇俄農業部長，一九五六年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任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俄共第二十屆中委。嗣被黑魯曉夫降為哈薩克墾荒邊區蘇維埃執行委會主席。

○克·格·畢辛 (K. G. Pysin)，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俄羅斯貝爾姆斯基豐學院，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在農學院任助教，農業科學碩士，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在貝爾姆斯基領導黨的工作，及貝爾姆斯基擔任阿爾泰邊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任阿爾泰邊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升阿爾泰邊區黨部第一書記，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任蘇俄

農業部第一副部長，一九六二年升為蘇俄農業部長，一九六三年三月被黑魯曉夫免職。

第二個特點：此次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之座位 (是根據俄共過去傳統排列的) 為：米高揚、布里茲涅夫、柯錫金、波特哥爾尼、蘇斯洛夫。茲列舉歷屆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之座位，可看出俄共頭目政治地位之演變。

從第四屆至第六屆最高蘇維埃會議俄共頭目政治地位之演變：

(一) 第四屆蘇俄最高蘇維埃

○第六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伏羅希洛夫、黑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契、貝爾烏辛。(見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真理報」)

○第七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黑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契、米高揚、貝爾烏辛。(伏羅希洛夫在大陸匪區訪問，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真理報」)

○第八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此次大會適逢國外共黨頭目訪俄，第一排座位，毛匪澤東坐於黑魯曉夫與伏羅希洛夫之間。(見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真理報」)

○第九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伏羅希洛夫、黑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蘇斯洛夫。(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報」)

(二) 第五屆蘇俄最高蘇維埃

○第一次會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伏羅希洛夫、黑魯曉夫、米高揚、基里欽柯、蘇斯洛夫。(見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第二次會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座位名單：伏羅希洛夫、黑魯曉夫、米高揚、蘇斯洛夫、基里欽柯。(見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第三次會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伏羅希洛夫、黑魯曉夫、蘇斯洛夫、科茲洛夫、基里欽

柯。(米高揚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由芬蘭訪問回國，見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與二十九日「真理報」)

④第四次會議(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蘇斯洛夫、布里茲涅夫(見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真理報」)

⑤第五次會議(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蘇斯洛夫、布里茲涅夫。(此次大會布里茲涅夫被選為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代替伏羅希洛夫之地位，見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真理報」)。

⑥第六次會議(見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米高揚、蘇斯洛夫、科茲洛夫。(見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真理報」)

⑦第七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米高揚、科茲洛夫、蘇斯洛夫。(見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真理報」)

(三)第六屆蘇俄最高蘇維埃

①第一次會議(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科茲洛夫、蘇斯洛夫，第五個座位空位(第一天米高揚缺席見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真理報」)。

大會第二天(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科茲洛夫、米高揚、蘇斯洛夫。(見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②第二次會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名單：黑魯曉夫、米高揚、蘇斯洛夫、其餘兩個空位。(布里茲涅夫、科茲洛夫缺席，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③第三次會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一排五個座位名單：亨德利赫、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米高揚、波特高爾尼。(伊·亨德利赫 I. Hendykh 是捷克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見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報」)

④第四次會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第一排五個俄共頭目

座位名單：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米高揚、波特高爾尼。(見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真理報」)

四 結論

(一)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俄共中央全會決議：「為恢復統一之省及邊區黨部，定於本年十二月分別舉行省及邊區黨代表會議」。俄羅斯共和國四十九個省，六個邊區，十六個自治共和國，迄十二月為止，僅有九個省及二個邊區召開黨代表會議，俄羅斯各地方黨部未能遵照俄共中央決議如期召開代表會議，判斷黨內依然有困難與不安定。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俄共中央俄羅斯局第一副主席葉弗列莫夫，降為斯塔夫波爾邊區第一書記，其主席團候補委員之職務，勢必被免去(按俄共過去傳統，凡担任斯塔夫波爾邊區黨部第一書記者，向無兼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之先例，過去基里欽柯被罷免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後，亦降為該邊區第一書記)。可見俄共中央主席團內權力鬥爭，迄今尚未終止。

(二)俄羅斯共和國各省各邊區黨代表會議之代表，譴責各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國家計劃委員會之弊端，以及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不注意人民福利等，表示新政權將着重經濟計劃、經濟管理，以及人民福利之改進。

(三)俄共新政權為打擊過去黑魯曉夫所支持的農業官員及農業專家，并起用反黑魯曉夫農業措施之農業部長，表示新政權將利用黑魯曉夫集團領導農業失敗之弱點，整肅黨內農業幹部。

(四)從歷屆蘇俄最高蘇維埃會議中之座位安排，看出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米高揚、波特高爾尼之政治地位逐漸增高，蘇斯洛夫之地位經常在第三、第四、第五位，比較穩定。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先後被整肅者有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契、布爾加寧、貝爾烏辛、基里欽柯、黑魯曉夫等六名，如俄共黨內制度不改變，其權力傾軋，將繼續鬥爭不已。

俄共最近的兩次重要會議

蘇俄一九六五年的財經計劃

呂 律

柯錫金的計劃和預算標誌着七個特點：一、提高國民收入；二、使消費資料的生產接近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三、減少國防支出；四、提高國民實際收入和工資；五、增加零售商品；六、增加住宅建設面積；七、樹立以貿易網的需求為根據的計劃工作制度。柯錫金的政府能順利的完成他的財經計劃嗎？依我們看來，是不可能的。

壹

蘇俄每屆年終照例召開一次最高蘇維埃會議，這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議下一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總預算，四十餘年一貫如此，雖說不足為奇，但是去年十二月九日所舉行的六屆五次最高蘇維埃會議，它所通過的「蘇俄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國家計劃」和「蘇俄一九六五年國家總預算」都與以往各年例行的大有不同，其特點不僅是因為這個計劃和這個預算是「七年計劃」最後一年的計劃和預算，同時它們又是蘇俄新政權第一個施政計劃和預算，從這裏可以看出這個政權將如何作為的一些蛛絲馬跡。

出席六屆五次最高蘇維埃報告「蘇俄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是蘇俄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他這個報告與以往各年政府首長或計劃機關領導人所作此項報告的不同之點有二：

第一、他偏愛作原則性的發揮，他在報告「蘇俄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方向和一九六五年的計劃任務」時，曾經強調指出：蘇俄黨政雙方擬訂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出發點；一九六五年計劃草案的重要特點；爭取社會主義生產高度效果的意義和條件。

據柯錫金說，蘇俄黨政在擬訂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時，它們的出發點是：保證社會主義生產進一步作更大的增長；在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加強經濟和國防的強大；提高人民的福利；保證

所有加盟共和國經濟和文化的高漲。

柯錫金說，大大提高國民收入，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提高蘇俄人民物質的和文化的的生活水準，是一九六五年計劃的重要特點，因此，一九六五年的計劃規定：提高國民收入的發展速度，與一九六四年相比，國民收入將增加一四〇億盧布；大大擴充農產品和人民消費品的生產；使人民消費品的生產發展速度接近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大大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與一九六四年相比，增長七·三%（一九六四年是三·九%）。

柯錫金要求，要徹底認識「祇有用提高生產效果的方法」，才能做到「大大增加國民收入，並且以它的一部份作為消費基金」，而爭取社會生產高度效果的意義，是「用最低限度的勞動和物質費用，由於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和高度的科學技術水準的關係，得到最大限度的成果。」為了這一點，他認為必須做到下列各點：

發展最進步的一些生產部門，遵守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並且合理配置各企業：迅速的建立、掌握和不斷的完善的技術和新的工藝；堅決的革新產品的品目，並且加以擴充；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從一個基本生產基金單位要得到更多的產品，降低基本建設投資的配額；合理的利用原料、材料、燃料和電力，節約勞動；降低成本，並且提高生產利潤。

第二、他不受以往慣例的拘束，未按部門在數字的指標上作詳細的報告，祇是限於一些計劃要點，特別是關於運輸業和農業幾乎

避免提到任何有關生產的數字。譬如：

關於發展工業方面，他除了提出整個工業產品和幾個主要部門的增長率——即整個工業為八·一%，發電——一二·五%，石油和瓦斯工業——一·一%，冶金工業——六·六%，化學工業——一·五%，機器製造與金屬加工工業——九·九%，人民消費品生產——七·七%（其中食品工業——一〇%）外，並且按各個部門作了下列的說明：

一九六五年的電力生產，計劃規定為五一〇〇億度。
在工業各部門的發展速度中佔第一位的，仍舊是化學工業，在它的總產量增長一五%之中，塑料和合成樹脂的生產——二八%，合成橡膠——二四%，礦質肥料——三一%。一九六五年生產三三五〇萬噸的礦質肥料，化學纖維將達到四一六、〇〇〇噸。

不因加速發展化學而減弱對國民經濟重要基礎——冶金業——的注意，規定一九六五年鋼的生產至少為九、〇〇〇萬噸，鋼材——在七、〇〇〇萬噸左右，大大增加鋼管的生產，擴充冶金的品目，並且予以改進。

計劃規定，一九六五年石油的開採量為二四、二〇〇萬噸，瓦斯的開採量要達到一二八〇億立方公尺。

機器製造業最重要的任務，在於爭取成品品質的改進及加速掌握高度生產和經濟形式的機器與設備。

計劃規定進一步增加建築材料——水泥、玻璃、屋頂材料、鋼筋混凝土結構和其他製品的生產。

發展紙漿——造紙工業的任務是，紙漿的產量增加二〇%，紙產量——一二%。

輕工業各種紡織品的生產，規定要達到九二二、〇〇〇萬公尺，針織品——九二、二〇〇萬件，皮鞋——四七、七〇〇萬雙。食品工業的產品，規定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一〇%——糖——增加到八六一萬噸，即二五%；植物油（由國家原料生產者）——二、一四七、〇〇〇噸，即一七%。

柯錫金對於一九六五年運輸的報告，創造內容最簡略的新紀錄。他除了指出一九六五年各種運輸形式貨運周轉量的增長率為七·一%之外，祇對鐵路和管道運輸作了最簡短的說明，其他如公路、

海運、河運、空運、電信等等，一概都未提到。他說，一九六五年將繼續進一步以技術裝備鐵路的工作，在全部鐵路貨運周轉額中，電化鐵路和內燃機鐵路將佔八六%。又說，一九六五年管道運輸的貨運將差不多增加三五%。

柯錫金關於一九六五年農業計劃的報告，一反以往的傳統，對於播種面積、各項作物生產指標、牲畜頭數和畜產品的生產數字一概不提，他祇對農業技術的補充、礦質肥料的供應、農業投資、土地灌溉工作和調整牛奶採購價格等作了簡單的說明。

據他說，工業方面可以在一九六五年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比去年更多的機器，農業方面將得到二四萬台拖拉機，八萬台穀物聯合收割機和差不多一五億盧布的其他農業機器。

柯錫金雖然說，一九六五年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將得到比去年多三分之一的礦質肥料和更多的防治植物病蟲害的化學藥劑，但是都未提出具體的數字。

他報告大會，一九六五年用於農業生產目的的資金，除由政府指撥比去年多一八%的基本建設投資——五七億盧布外，並且另為各集體農莊提供一五億盧布的長期貸款。

他說，一九六五年將在農田水利方面作許多事情：主要的除了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白俄羅斯、烏克蘭沿森林地帶和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地帶展開排乾濕度過多的土地外，還要繼續中亞細亞方面的水利建設。

為了刺激農民提高牛奶生產的興趣和積極性，他宣佈在不提高牛奶的零售價格的原則下調整政府採購牛奶的價格，至於如何調整，他并未作進一步的說明。

關於一九六五年的基本建設，他宣佈：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共計三八四億盧布，預定投入生產的固定資產，其總值為三八〇億盧布，比去年多四〇億盧布。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是一九六五年經濟計劃的重要特點，也可以說是蘇俄政府的施政中心課題，因此，他報告的特別詳盡。據他說：

——一九六五年的居民實際收入，按一個人計算，將增加七

%;

——一九六五年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將首先依靠增加勞動報酬，除在去年十月已爲北部各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十一月一日爲全國教育保健工作人員依法實行新的工資，結果有九〇〇萬人的工資已平均提高二二·二五%外，自本年一月一日起提高尚未調整各部門工作人員的最低限度的工資和薪水，而依法應在一九六五年第三季及第四季提高住宅—公用事業日常生活服務企業，其餘服務行業各部門工作人員的工資，將提前半年，到五月一日就實行，不必等到十二月才全部實現。

——一九六五年國營和合作社營的商店出售的人民消費品將增加七〇多億盧布；

——一九六五年預定的居民日常生活服務的工作量比去年增加一九%，而在農村中將增加〇·五倍。

——教育、科學、文化、保健、體育和運動、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多子女和無子女母親的津貼，此項支出共計三七四億盧布，比去年多四三億盧布。

——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降低一些個別藥品的零售價格，此外，并將現在醫療中患者免費供應藥品的標準提高二〇%；

——自一九六五年第四季起將提高工人和職員殘廢和失養的最低養老金額，并且依法使六八〇萬集體農民得到退休金保障。

關於科學技術革新和生產潛力的利用，柯錫金強調：在遠景的研究方面，科學的力量應集中解決國民經濟各重要部門巨大的技術進步問題；改進產品的品質將是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國民經濟任務之一；各企業和各機關領導人的活動，應主要的按照它們生產的產品符合消費者要求的程度，能否找到銷路和是否符合世界技術水準以爲斷；在最近期間爭取加速勞動生產率的速度；大大的完善現行的計劃工作和經濟管理的制度——擴大各企業的業務獨立性，提高它們選擇完成國家計劃更經濟的途徑，擴大企業經理、車間和修理廠首長的職權；採用經濟核算，規定在經濟上有根據的價格，提高利潤的作用和有始有終的對優秀的生產勞動予以物質鼓勵之外，提出的具體指標是：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五·七%，建築業勞動生產

率一六%，降低生產與流通費的總節約額四二億盧布，國營社會主義企業收入（利潤和流轉稅）增長一三·二%。

貳

實現柯錫金上面所報告的這個計劃，需要的條件當然不祇一端，但是主要的是要有充份的財政作爲後盾。

近幾年來負責對最高蘇維埃作財政計劃——國家總概算——報告的，是蘇俄財政部長加爾布卓夫，今年還是他，據他報告大會說：蘇俄一九六五年國家總概算規定，總收入是九九六億盧布，總支出是九九四億盧布，收入超過支出是二億盧布。

蘇俄一九六五年國家總概算上所列的總收入，據加爾布卓夫說，比去年增長了五八億盧布，亦即六·一%。在九九六億盧布的總收入中，來自社會主義經濟的收入共計九一七億盧布，其中包括：利潤提成三一六億盧布，流轉稅三九一億盧布，國營企業和機構繳納的社會保險費、集體農莊和合作化的所得稅、關稅和其他收入二一〇億盧布；來自居民稅的收入是七三億盧布。

關於總支出，布爾加卓夫說，比去年增長六六億盧布，或七·〇%，主要的支出是：國民經濟四二二億盧布，社會文化措施三七四億盧布，國防支出二二八億盧布，行政支出一一億盧布。

在國民經濟支出四二二億盧布之中，各部門撥款的配額如下：工業撥款 總概算規定，一九六五年發展工業的支出增長一五·五%，總計爲四〇一億盧布，其中由預算開支的是二〇六億盧布。工業撥款中，有很大的一個數目是用於重工業方面；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及生活服務各部門的費用也有增加，一九六五年這些部門的經費規定爲五九億盧布，即比去年增加四一五〇〇萬盧布。

農業撥款 一九六五年的農業撥款比去年增加八二、八〇〇萬盧布，總計爲一二四億盧布，其中由國家預算內開支的是七〇億盧布。一九六五年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八六、〇〇〇萬盧布，總計爲五七億盧布；此外，大部份基本建設投資，係由各集體農莊從公積金項下支付，或由國家以貸款予以協助。一九六五年用於水利和土壤改良的費用，規定爲三億盧布，而由國家預算及國營農場

利潤的作用和有始有終的對優秀的生產勞動予以物質鼓勵之外，提出的具體指標是：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五·七%，建築業勞動生產

本身開支的國營農場撥款，為六七億盧布。

基本建設撥款 一九六五年建築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及必須增長的流轉資金，總計為三八七億盧布，其中由國家預算開支的為二三五億盧布，由各企業和各機構本身開支的是一五二億盧布。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各項措施的支出 一九六五年為提高教育、保健及其他部門工作人員的工資，預算列支二九〇、〇〇〇萬盧布。社會文化措施的撥款達三七四億盧布，即增長一二·九%，其中：國民教育、科學與文化一七一億盧布，保健與體育六五億盧布，國家社會保險與社會保障一三八億盧布。——一九六五年由國家預算開支的兒童機關經費為一九億盧布，比去年增長一〇·二%；高等和中等教育費達二〇億盧布以上；科學的支出比去年增長八·七%；購置藥品的撥款增加五八〇〇萬盧布；保證支出比去年增加九八、〇〇〇萬盧布，或一七·九%；全國集體農民社會保障中央基金總計為一四億盧布，其中由國家預算列支的是四億盧布；一九六五年的社會保險金總計為一〇四億盧布，比去年增加六·七%。一九六五年住宅建設的總面積，為八四〇〇萬平方公尺，比去年多一四%，預算中列支的住宅建築費為四七億盧布；此外，住宅建築合作社將得到四二、三〇〇萬盧布的貸款，比去年多六一%。一九六五年的零售商品流轉額將達到一〇二四億盧布，增加七·九%，由國家預算開支的及其本身資金用作國營貿易及改進其機構的撥款，總計為一四億盧布，比去年增長九%。

國防和管理的撥款 一九六五年的國防支出，規定一二八億盧布，比去年減少了五億盧布，佔總支出的一二·八%，去年佔一四·五%。一九六五年國家管理經費，預算列支一一億盧布。

各加盟共和國的預算 一九六五年各加盟共和國的預算總額為五四四億盧布，增加二五億盧布，其中：工業撥款一一四億盧布，農業撥款六六億盧布，社會文化費二六二億盧布。

叁

柯錫金所作的「關於蘇俄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國家計劃」

蘇俄一九六五年的財經計劃

公積金項下支付，或由國家以貸款予以協助。一九六五年用於水利和土壤改良的費用，規定為三億盧布，而由國家預算及國營農場

草案的報告和布爾加卓夫所報告的「蘇俄一九六五年國家總概算」，經過最高蘇維埃討論後，分別作成下列決議：

關於一九六五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最高蘇維埃最後決定：

用於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比去年增長八·〇%。

工業總產量增長八·一%，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一八·二%，消費資料的生產七·七%。

國家集中的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一一·三%。

投入生產的固定資產增長一一·八%。

各種運輸形式的貨運周轉量增長七·一%。

勞動生產率：工業中提高五·七%，建設中提高六·〇%。

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營商業的零售商品流轉額增長七·九%。

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將國民經濟所有部門最低工資的工人和職員提高為每月四〇—四五盧布。

從五月一日起，實行預定為住宅——公用事業、人民日常生活服務的企業和機構、文化教育機關和美術、出版、商業和公共飲食、採購企業和機構、物質——技術供應和銷售、防衛、共和國和國家與經濟駐在各地方的管理機關工作人員提高的工資。

降低各個別形式藥品的零售價格，提高免費醫療留醫患者藥品支出資金的標準，並且增加某些病人免費藥品的發放。

保證比一九六四年增加的：啓用國家所建的住宅總面積一三·〇%，人民日常生活服務工作量一八·七%，國家預算所列的學齡前兒童機關的席位一四·一%，延長教學時間各學校和各班級的學生人數二七·五%。

關於一九六五年的總預算，最後決定：

國家總收入為九九、七〇〇、二一八、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增一〇〇、二一八、〇〇〇盧布）。

國家總支出為九九、五三五、六〇〇、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增一三五、六〇〇、〇〇〇盧布）。

收入超過支出為一六四、六一八、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少三八二、〇〇〇盧布）。

——社會主義經濟收入核定爲九一、七九一、〇七〇、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多九一、〇七〇、〇〇〇盧布）。

——國民經濟經費核定爲四二、三六二、四一六、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多六二、四一六、〇〇〇盧布）。

——教育、文化、醫藥、衛生、保健、體育等經費和養老金與補助金，共核定爲三七、四五三、五〇五、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家社會保險金爲一〇、四四九、〇八三、〇〇〇盧布。

——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工人和職員的最低工資及到五月一日起實行的增加直接爲人民生活服務各部門工作人員工資，核定的撥款爲九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六五年的國防支出，核定爲一二、七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減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六五年國家權力機關、國家管理、司法和檢察機關的撥款，核定爲一、一五二、二六五、〇〇〇盧布（比概算所列多五二、二六五、〇〇〇盧布）。

——規定各加盟共和國預算收支總額爲五四、五二七、二九六、〇〇〇盧布（各加盟共和國個別數字從略）。

肆

我們記得，在前年年底——十二月十六——十九日——最高蘇維埃舉行六屆三次大會的時候，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羅瑪科曾代表蘇俄政府提出「蘇俄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二年制的）計劃草案」，財長布爾加卓夫也提出「蘇俄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二年制的）國家總概算」，均經該次大會分別通過完成立法程序明令公佈在案。——這些計劃和預算，無疑的是代表黑魯曉夫政府對於如何補救七年計劃的缺失，如何完成這個計劃最低限制的任務的一項構想。

現在柯錫金和布爾加卓夫又提出「蘇俄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的草案和「蘇俄一九六五年國家總概算」，他們對前年年底所通過的二年制的計劃和預算未作任何交代，根據後法推翻前法的原则，這等於是說過去所通過的關於一九六五年的計劃和預算已

被否定，不再採行。

柯錫金的政府不採用二年制計劃爲一九六五年所規定的一切，並不意味黑魯曉夫時代的擬議毫無可取之處，它另擬一套新的東西，也不意味較比具有積極性和可能性，我們從兩個計劃和兩個預算的比較看來，蘇俄一九六五年的財政經濟，不論在整個發展速度方面，還是在許多個別生產指標的絕對數字方面，黑魯曉夫時代二年制計劃和預算所規定的似乎氣魄大一些，而柯錫金的計劃和預算富有保守性。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黑魯曉夫所以要打破往例提出一個二年制的計劃，並且在這個計劃中爲一九六五年預定較高的發展速度和較高的水準，無非要靠七年計劃最後的一——二年補救從開始以來所受到的挫折，希望在整個失敗中不要太慘；柯錫金，基於大我的觀念和立場，雖然說對於七年計劃不能不管，但是他要負擔的失敗責任，却與黑魯曉夫不能同日而語，他對一九六五年提出一個比較保守而謹慎的計劃和預算，是免得在一年終了仍步黑魯曉夫的覆轍——食言自肥。

柯錫金的計劃和預算標誌着下列七個特點：

一、提高國民收入 最近數年蘇俄國民收入的增長情況是這樣的：一九六三年祇增長四·五%（總計爲一七二五億盧布），一九六四年也祇有五%（總計爲一八一億盧布），一九六五年一躍而八%，國民收入的總額將達一九五六億盧布，這是最近數年打破前例，並且是非常大膽的一項嘗試。

二、使消費資料的生產接近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 一九六五年的計劃爲他們規定的是七·七%和八·二%。假如說此項預定能夠兌現的話，則兩大部類之間的距離是一九二五年新經濟政策以來最小的一次了。

三、減少國防支出 我們知道，一九六二年國防支出曾佔總支出的一五%（計一二七億盧布），一九六三年——一五·〇%（計一三九億盧布），一九六四年——一四·六%（計一三三億盧布），今年爲國防支出規定一二·八億盧布，佔總支出的一二·六%，這是最近幾年國防支出的比重最低的一次。

四、提高居民實際收入和工資 關於這一部份，原已在黑魯曉

的原則，這等於是說過去所通過的關於一九六五年的計劃和預算已

四、提高居民實際收入和工資

關於這一部分，原已在黑魯勝

夫任內決定在案，柯錫金對此所作的貢獻，是把原定的實行日期提前——應該在最後一季實行的提到年中實行，應該在稍後調整的最低工資，提到自一月一日實行。

五、增加零售商品 計劃規定將零售商品的總值增加七〇億盧布，這就表明將相當於增長九%。

六、增加住宅建設面積 柯錫金把一九六五年住宅建設的面積擴大到八、四〇〇萬平方公尺，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件差強人意的

事，因為蘇俄的住宅建設儘管是數量不够充足品質太差，但它一向是蘇俄生活水準中最弱的一環。

具備的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既不是簡單的，也不是固定的，就目前來說，柯錫金的政府最低限度必須達成下列的要求：

在積極方面：要完成一九六五年的工業和運輸業的計劃任務，就必須徹底而有效的利用科學技術成就，廣泛的開展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和積極性；農業方面，必須更徹底的以物質技術資料裝備各農莊和農場，發展農業工作人員的主動精神，以物質和精神的鼓勵刺激他們，以便作爲完成本年農業計劃任務的前提，並且作爲在最近幾年克服農業落後性的保證；建設方面，必須將未利用的一切潛力運用起來，提高投資效果，加速將生產力投入生產；科學研究機關，必須集中力量解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各部門的技術革新問題；最後，大大增加國民收入，並且以它的一部份擴充消費基金，正如柯錫金自己所說的，祇有用提高生產效果的方法才能做到。

消極方面：工業中要打破祇知道增加新建設爲主要泉源，而不知採用最新科技成就的落伍觀念和傳統，整頓有名無實的經濟核算制，並且從工業中擴展到其他各業，建立企業領導人的利潤觀念，對於連年未完成利潤計劃任務的企業應有所制裁；農業方面要使「農業技術公司」與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打成一片，以免它的倉庫中所堆存的東西已超過標準，而各農莊和農場尙苦於得不到供應或供非所求；建設方面要改變不以投入生產的生產力爲評價標準而以花費若干資金爲評價標準的制度，要澈底的改正將資金分散在許多項目上和多年不能完工的積習；科學研究要超過現有的水準，不可再有完成一項研究之後，結果是過時的或已失實際重要性的。

柯錫金在報告的最末尾的一段說：「一九六五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七年計劃最後的一個計劃，也是到達到共產黨在我國人民之前所提出的目的之一個步驟，這個計劃是建立在堅實而合理的基礎上，並且將一些重大的任務擺在各工業企業、各工地、各集體農莊和各國營農場的工作人員之前，在所有蘇俄人民之前。黨和政府相信，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的我國人民將獻出他們的力量和智能解決這些任務，並且用自己的勞動順利的使其實現。」——他說了四十七年來每一個政府領導者在每年照例要說的話，這些話早爲蘇俄人民聽厭了，過去未因這些話發生過效果，今年當然也不會出現奇蹟。

證實現「在俄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集體決定的」而後歸納到新綱領中的總路線。

柯錫金的政府能順利的完成他所提出的財經計劃，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他的黨和政府所預定的一些目的嗎？依我們看來，他像黑魯曉夫所想的一樣——不可能。因爲要實現這個財經計劃，必須從積極和消極方面雙管齊下，協同併進，在精神上需要愛與忠和熱情與忘我的精神貫串全國上下，在技術方面要有合理的計劃和準確的配合使人民和黨政之間及經濟各部門之間像一部機器那樣有節奏的活動，創造新綱領所要求勞動生產率才行。一個財經計劃所需要